

# 民國叢書

第四編

• 85 •







# 魏叔子年譜

先生姓魏氏。名禧。字凝叔。欲自進于寬裕也。號裕齋。宗派曰際昌。江西寧都人也。丁喪亂。屏居邑西郊翠微峯。門前有池。顏其庭曰勺庭。學者稱勺庭先生。其先世出宋秦國公了翁後。傳至遠四公。以仕宦留居江西建昌。遂爲建昌人。後遷居廣昌之株溪。始開廣昌族。七傳至祥公。自廣昌遷居寧都。魏氏世有通人。爲邑望族。累傳至松隱公。松隱公諱金秀。高祖希簡公諱良宗。松隱公之子也。明嘉靖間歲饑。捐穀萬石賑之。朝廷旌其門。賜冠帶。公建聖旨門。鑿石鏤人物丹綠之。門內建高堂廣室。落地千柱。邑人呼曰聖旨門魏。曾祖抑所公諱于厚。祖鳴宇公諱嘉謨。游南太學病卒金陵。配劉氏、黃氏。父諱兆鳳。以其生舍前草結實如鳳因名。而字曰聖期。爲人忠孝。嶽嶽大節。晚更取葛天氏之民語。自號曰天民。明諸生。崇禎初詔舉孝友廉潔。學使者陳公懋德以天民應。旣又舉爲師儒。因巡按葉公成章上其名。天子遂下縣聘。天民以時方重資格。朝廷多黨人。雖出志不得行。俱不就。配曾氏。生子三。長名際瑞。字善伯。李名禮。字和公。次卽先生也。

明熹宗天啓四年甲子，春正月十三日先生生。

〔魏季子文集〕先叔兄紀略云。徵君生五子。其二夭。故以伯叔紀行。先生爲人形幹修順。目光奕奕。射人。少孱。善病。參朮不去口。性秉仁厚。寬以接物。不記人之過。與人以誠。雖受紿。怡如也。誘進後學。惟恐弗及。然多奇氣。論事每縱橫雄傑。倒注不窮。事會盤錯。指畫灼有經緯。思患豫防。見幾于蚤。懸策而後驗者十常七八。義之所在。撓禍患勿少恤。待小人不惡而嚴。往往直言無忌諱。而其神明之際。有耿耿不可忘者。生於明天啓甲子正月十三日。

五年乙丑二歲。

六年丙寅三歲。

七年丁卯四歲。

思宗崇禎元年戊辰五歲。

二年己巳六歲。是歲弟和公生。

〔文集〕季弟五十述云。先徵君年二十四。生兄祥。二十八。生禧。又五年己巳。生禮。長字曰和公。〔紀



略」先生與兄弟如一身。而植善規過。交相切劘。若嚴師友。恆譙笑至丙夜。先妣以先生體孱迫之。寢各依依不能去。伯兄有詩曰。豈徒至性爲兄弟。竟自神交托友生。禮有詩曰。我生爲體素。兄弟爲我神。

三年庚午七歲。

四年辛未八歲。

「紀略」先生兒時不樂嬉戲。同學生或出外游閒。先生獨勤業不輟。嘗嗜古論史。斬斬見識議。

五年壬申九歲。

六年癸酉十歲。學爲制舉文。

「文集」跋歸震川先生全集云。予生十歲。學爲制舉文字。同林確齋與桐城三方書云。益禧自十歲卽思求友。二十年來孜孜矻矻。若非此則食不甘。寢不寐。復丘邦士書云。不肖禧資質魯鈍。自十歲來稍稍想慕善事。父兄師友間見引許。而言己所明以竭忠告於人者。又往往出於性情之偏至。於是禧之言日益多。人之言於禧者日益少。此禧生平所大不幸也。



七年甲戌十一歲。補邑弟子員。

〔紀略〕十一歲補邑弟子冠其曹。妻祖謝公于教稱宿學。致政家居。年七十餘矣。嘗甥亞偕往。一揖後各散去。惟先生十一歲童子與七十餘老人終日語不倦。〔曾青藜序叔子文集〕吾友魏叔子與予同學。年十一歲爲時文補弟子員冠其曹。長而名公鉅卿年五六十者咸以等輩禮之。或所執贊受業師逡巡退讓。稱先生而不字。〔文集〕彭躬庵七十序云。余十一歲頗知求友。里中如劉公定、李咸齋、曾青藜、謝君求、或以篤行令德、或污身辱名而志不淬。皆次第相與爲石友。意中竊自負。若以爲天下無人。及見先生所行事。議論稱道其交游之人。則皆若古書傳所記載。不覺慙愧自失。意若發醢雞之覆而見天。取智井之蛙而投之江河也。

八年乙亥十二歲。

〔文集〕答南豐李作謀書云。僕生十二歲卽思求友。得交志行純篤者若而人。

九年丙子十三歲。

〔文集〕曾止山詩序云。余幼與曾止山比戶而居。長又同學。自年十三四輒以古朋友相望責。故于



易堂諸子中於止山最久且篤也。

十年丁丑十四歲。受學于同里楊一水先生之門。

〔文集〕與溫伯芳簡云。弟制舉文自十四歲受學楊一水夫子。稍能自立門戶。竊比近賢。謂當出入夏彝仲、陳臥子、黃蘊生之間。而足下乃以爲將且過之。孔正叔楷園文集叙云。余十四歲受業楊一水先生。時先生年五十三。每命余論定其文。年八十讀書講論不倦。人有一長者。雖齒在曾元必禮而敬之。飲然自以爲不及。楊一水先生墓表云。先生諸弟子中禧最晚進。父事先生以諍子自任。十四歲常面諍先生。先生大悅。奇之。自是無大小事必盡言。師友行輩議云。吾以父事楊一水先生。而先生使二子晟、晉。以父執事予。及其長也。乃爲弟子然。楊子書繹序云。先生諱文彩。字治文。居於梅水。人稱一水先生。始得羸疾。

〔文集〕脈學正傳敘云。予十四得羸疾。自是至今三十六年。行必以藥裹。十一年戊寅十五歲。徵君天民先生析產。



〔文集〕季弟五十述云。憶戊寅徵君析產。持一田券躊躇謂母曰。以與祥則禮損。與禮則祥損。季時年九歲。適過案旁。應聲曰。寧損我母以損伯兄。集首徵君傳附錄書三子析產後云。治家之道。以儉爲先。然不可概論者。生事葬祭。盡人子之情。報罔極之德。不可儉也。問遺贈恤。周朋友之急。敦親戚之誼。不可儉也。蓋骨肉天性。刻則傷恩。親故交遊。薄則成怨。所謂易于儉而不宜儉者。至于衣服飲食。固宜作法于涼。妻子奴僕。多至習則成性。儉于自奉。可以養德。可以惜福。儉于治家。可以無求。可以輓俗。所謂難于儉而必欲儉者也。至于因時損益。斟酌得宜。後人師其意而推廣可矣。予自督家以來。次年差餉俱先年完納。奉公故是分義當然。卽以世情論之。其便有幾。一則冬月賣穀有銀。卽不完官。多致閒用。迨官府催迫。始稱貸輸之。則受累多矣。一則先年完次年之銀。印記、鎔錠、火耗、諸費亦稍輕減。官府且以我爲良民。次年不免逐限應點。蓋所爭止在起先一年。其餘雖次年實似本年冬始了本年之稅。我止捐卻一年常利。便有無窮實益。若子孫名列搢紳。受國恩澤。異于常人。更當首倡四民。不必言矣。祭田宜近祖墳。蓋世代疎遠。則情義漸輕。甚有遠祖之墳多年不醮。爲人侵占而不知者。倘有田租相近。卽不肖子孫不往掛紙。有不往收租者乎。以收租之故。墳墓藉以照



管。不大益耶。至若葬時原未有田。不妨重價售之。或以腴田相易。使彼大有便宜。亦仁人孝子之用  
心也。建祠宜在城中。兼作書房。種樹掘井。造倉其處。蓋子孫在祠讀書。小敵則見而修理。在城則緩  
急可以避寇。有樹不患無柴。有井不虞乏水。有倉可預積穀。誠長使之計也。茲因授產爾曹。偶并及  
之。

是歲令人謝氏來歸。

〔文集〕禮斗表云。伏維禧、一介青衿。半生黃卷。十五有室。已合禮於齊眉。三十無兒。未承歡于遠膝。  
十二年己卯十六歲。

〔詩集〕李子力負五十初度。既成律詩。言不盡意。更作一百四十字。時己亥端午後一日云。庚辰己  
卯中。我生甫弱冠。相與爲名高。警效資時彥。趨庭迭父子。觀者莫能辨。吾徒愛氣矜。正色敢犯難。惟  
君丘邦士。風期殆一變。丘子千頃波。君如春日旦。竊比陳太丘。從容善投間。忽復義形色。期期不辟  
患。

十三年庚辰十七歲。

〔日錄〕余生平未嘗遭險受橫逆。十七歲時，曾於席上以訛傳道人陰事。不知此人卽在對坐。予當下驚慚欲死。而此人並不相仇。且成文章知己。終身遂爲此友所容。余告止山曰：平日謹言一放肆，便刺手。可見天地愛我。然此人終不相仇。轉會心粗手滑。恐又是棄我之意。每思少病人一病便重。願諸君時賜提醒也。

十四年辛巳十八歲。

十五年壬午十九歲。讀書蓮花山。

〔文集〕謝廷詔傳云：崇禎壬午，余與曾子燦讀書蓮花山。

丙午上郭天門老師書云：門下士魏禧九

頓首奉書天門夫子座下。禧贛州寧都之賤士也。崇禎壬午之役，先生校士江右，拔第五人。詰朝謁謝先生。置第一人勿問。特召禧前曰：往歲直指觀風司李列子第二等。余拔而置之第一。遂口誦首題文十數語曰：大破格例，非場屋所宜。又誦次題文數十語曰：此決科才也。勉之無怠。夫士遇知己，蒙拔識，亦其常耳。獨當時先生守嶺北，去校士之日幾二載。猶口誦其文，指其失而獎勸其美。雖父之愛子，當不過是。是以感激銘於肺腑。思得尺寸之效以報知遇。



十六年癸未二十歲。

十七年甲申二十一歲。春三月丁國變。謀起兵勤王不果。

〔紀略〕甲申流賊陷京師。天子死于社稷。先生聞輒號慟。日往公庭哭臨。食不甘味。寢不安席。謀與曾公庭遴起義兵勤王。先徵君亦慷慨破產助之。而李自成旋殄滅不果。先生故善病。謝棄諸生服。隱居山中。歲惟清明祭祀一入城而已。因屏去時藝。專古學。教授弟子著錄者數百人。方流寇之初熾也。是時承平日久。人不知亂。且謂寇遠難遽及。先生獨憂之。尋山石結砦以衛家室。經營措注皆有成法。邑人倣效之。得免寇攘之難。時年二十一也。〔集首魏徵君傳〕十七年天子崩于亂。天民率諸子號哭。竟日不食。都給事曾公倡勤王議。天民首輸三百金于冊。有大宦欲尼其事。私天民曰。姑省視省郡。君獨不念後日難繼耶。天民正色曰。力可竭則竭。何計後日。且此何事。顧獨觀望格例乎。事竟寢。而宦啣天民言構大難。天民不爲屈。〔文集〕劉參傳云。甲申天子崩於亂。禧方從先徵君。日夜詣曾給事計事。越二日過參。參聞聲走出。握禧手相向哭。

夏六月。文集內篇一集成。

〔紀略〕所著制藝若干卷及他雜著藏于家。先生爲文一主識議。取有發明于經史。益于世務。不欲爲紆徐窅冥、形神摹擬、以相肖似。其于制藝亦然。〔文集〕內篇一集自叙云。制舉之業至今日而濫極。浮詞失意。詭言賊理。卽有學爲先輩大家者。專攻氣格。自擬古人。不知爲經濟言。而無當於王霸之略。爲性學言。不足發明聖賢之理。雖極工巧。凌轢古人。皆雕蟲耳。夫君子始進必以其正。今日之學術。他日之治術。於此焉出。古有進不以道而棄卿相如敝屣者。況欺已欺人。以諛言惑天下。而僥倖於不可知之富貴。吾不許也。甲申六月書於淇園之江樓。

清世祖順治二年乙酉二十二歲。躬庵彭士望、確齋林時益、來自南昌。先生與定交焉。

〔紀略〕初。予鄉人有主躬庵家者。躬庵嘗語天下將大亂。吾欲得遺種處。予鄉人曰。則莫若吾寧都矣。山砦可居。田宅奴婢我能給也。躬庵果至。主其家。實吾鄰並。躬庵日日從門外過。予兄弟嘗目送之。相語曰。若人風度似不凡者。然何以主是。翌日。躬庵復經過。予兄弟遂下階揖躬庵曰。子何爲者。躬庵語以故。且曰。爲若人所給。吾已移室至建昌矣。將安適。曰。能過吾館舍談乎。曰。甚善。遂相與縱談達明。躬庵慨然曰。子兄弟真可以托家矣。于是躬庵遂急行逆其家人。數步復返曰。將與一好友



攜僮俱來。何如。曰。甚善。至則林確齋時益也。躬庵舟至河干。先生方饋面。喜極。裸雙袖。水濡濡滴髭鬚。走逆之。住于家。後相與入翠微。如一父之子。蓋所謂易堂者也。李成齋。騰蛟。林確齋。時益。丘邦士。維屏。魏善伯。際瑞。魏凝叔。禮。魏和公。禮。曾青藜。嶸。彭躬庵。士望。彭中叔。任。世稱易堂九子。〔文集〕同林確齋與桐城三方書云。益於乙酉兵未入境。遽同彭躬庵。絜家南走。從僑居然。

夏五月。作制科。限田。奄宦。三策。

〔文集〕癸卯自記云。吾變法三策。唯制科法雖擾攘之時。中才之主。無不可行。然其法與學校官制相爲表裏。革奄宦則君必聖賢而後能。蓋非減宮嬪之數。定時見羣臣之制。寡欲勤政。未易言也。限田則與保甲相表裏。及篇中先事數款。故曰法必相輔而後行。古人制度有此一事爲盡善。而此一事所以盡善處。實不專在此一事也。三策作于乙酉五月。其後稍損益之云。〔日錄〕井田既不可行。均田亦不易行。惟限田不失古意而可行。然前人皆以法繩之。亦于人情不順。惟蘇洵田制近之。又未有畫一之法。予覃思五年。作限田三篇。其法。一夫百不止。出十一正賦。過百石者等而上之。加以雜差。若田多者賣與無田之人。或分授子孫。不過百石。則仍止出正賦。是同此田也。貧者得之則賦

輕。富者得之則賦重。所以驅富民賤買。而田不必均而可均矣。私謂三代以後最爲善法。質諸君子亦皆歎服。獨家伯子以爲不可。謂苟行此法。天下必自此多事。且後世天下之亂。止在官府摺紳貪殘。民不聊生。不係富人田多。貧民無田。苟刑政得理。民自樂業。何必紛紛爲此也。浙江秀水曹侍郎名溶號秋岳則謂此法議之南方猶可。若北方貧民傭田者。皆仰給牛種衣食于多田之富戶。今卽每夫分以百畝。耕作所須色色亡有。田漸荒而賦不可減。數年之後。唯有逃亡。况望其以賤價買諸富民乎。陝西涇陽楊蘭佩名敏芳則謂田賦倏輕倏重。朝無成法。官無定規。吏因作奸。民多告訐。非天下縣官人人賢能。則擾亂方始矣。予以三君言反覆思索。凡數夜不寐。乃焚其稿。因筆記于此。以見改法之難爲獨見之難。任人當國事切不可輕試紛更也。

三年丙戌二十三歲。奉天民先生居翠微峯。

〔集首魏徵君傳〕十七年天子崩于亂。後二年天民走匿山中。剪髮爲頭陀。〔本傳〕隱居金精之翠微峯。是冬筮離之乾。遂名其堂爲易堂。〔文集〕告玄帝文云。禧兄弟三人。長際瑞。次禧。三禮。丙戌避亂。奉父母家於翠微之山。翠微峯記云。翠微峯距寧都城西十里。金精十二峯之一也。四面削起。



百十餘丈。西面金精者蒼翠袤延如列屏。東面城大赤如赭。中徑坼。自山根至絕頂若斧劈然。或曰長沙王吳芮之所鑿也。張麗英飛升蓋卽其處。相傳自上古來無或登而居者。歲甲申國變。予采山而隱。聞邑人彭氏因坼磴架閣道于山之中幹。辟平地作屋。其後諸子講易。蓋所謂易堂者也。予同伯兄季弟大資其修鑿費。丙戌春奉父母居之。因漸致遠近之賢者。先後附焉。山左幹起西閣。平石建木簷。牙窗戶欄楯出雲木之半。右幹作橫屋。東面大江。城郭歷歷。東南隅閣之腋構草堂。阻石爲池。蓮華滿其中。曰勺庭。予獨居之。環屋樹桃華。彭子躬庵詩曰。雲中蓮葉秋池豔。天半桃花春井香。蓋謂此也。山前後各有並石如桃實。皆曰雙桃石。自易堂廊門經高柳。度方塘。北循左岸。亂篠幽蔭數十步。有泉從石罅出。味清冽。秋冬大旱無絕流。潄以爲井。而後之桃石當其缺。故謂之曰桃井。加露板爲汲道。行人望之如雲中。凡登山左自金精。右山塘至者皆經前雙桃石。迤北至山門。緣坼上磴四十餘步。穴如甕口。登者默從甕中出。側身東向。僂行十餘步。又直上百十磴曰烏谷。谷如陶穴。鞠躬進之。上穹隆如屋。架樓其中。矚蹊徑。眺城邑。爲守望焉。又上數百步。梯磴相錯。凡數絕。乃至于頂。蓋此峰迤邐竟里。旁無援輔。自下仰之如孤劍削空。從天而仆。上則歧而三之。中高。右縮。左展。

結屋者必山翼。山中灌木鬱勃陰森。見者疑有虎豹。然自猿猱飛鳥而外則皆不能至焉。庚辛間有西北善兵者至門而窺。去謂人曰。就使于甕口徹其閘。使三尺童子折荆而守之。雖萬夫誰敢進者。先是豐城人數百里來覓躬庵。間關山下。遇樵者指之曰。從此登。客笑而怒曰。此豈人所到耶。遂竟去。壬寅三月伯兄將北行。畫圖于扇。命予記其畧。或曰。此山名石鼓峰也。土人以其東面赤。羣呼曰赤面石躬庵。舊有記特詳。今案彭躬庵樹廬文鈔記文已闕。僅存篇目。

四年丁亥二十四歲。棄舉業。始爲古文辭。

「文集」李弟五述云。丁亥邑新令至。徵君召諸子曰。汝輩云何。禱率爾對曰。甲申哭臨之言猶在也。禱又善病。願奉父母以隱。徵君曰。可。禮對曰。願從叔兄後。徵君笑曰。爾未有名。字。人將以爲逋督學使者試耳。對曰。道我不識一丁字。固不以亂吾意。徵君曰。可。伯兄逡巡對曰。長子責在宗祧。祥其出乎。于是二弟山居奉父母。伯兄獨身出。與溫伯芳簡云。二十四歲後棄科舉。始于家姊文學古文。自惟意識議論有足與古人並立。然古人之傳後世者。必其文之超逸獨絕。不獨以意識也。丘維屏傳云。邦士易堂之一。其所作古文乃獨爲吾黨所推。司馬子長歐陽永叔而下庶幾焉。禱少蓋



從邦士學古文也。〔曾青藜序叔子文集〕甲申乙酉以來，自以病放山中，盡棄去其時文爲古文辭。叔子生平于吾易堂中爲古文者，最服膺其姊壻丘邦士。凡有作必相與論定。叔子愛蘇明允，故其文特雄健，而又不肯學古人專家，步趨其形容，摹其聲欬，往往好出高論奇議，凌厲古人。及壬癸以來，則多和平鳴咽，往復而不盡，又幾于歐陽文忠所爲。然其精悍之氣，逼出眉宇，不可得而馴伏也。夏六月始編次文集外篇。

〔文集〕自叙云：余自幼讀書，長受教于大人君子，遑遑以不及古人爲恨。生平爲文，又不喜學古人一家，據吾之所然者，盡然言之，使無遁理而已。天不以人之喜怒而變其風雨，君子不以人之愛憎巧其辭。吾之言善，天下從而見之；吾之言不善，天下亦從而見之。適吾之意，而天下洞然于吾心，吾何求耶？余治四子之文，有暇，間爲雜體，或觸于事會之所遭，率爾抒其胸臆，積歲所得，不覺遂多。是以丁亥休夏之月，類而秩之，各標數言于首名曰外篇。易堂魏禧書。與金華葉子九書云：自丁亥後，時作古文辭，間學爲詩，帙之幾三寸許。

冬十月文集內篇二集成。

〔文集〕內篇二集自叙云。余甲申遭烈皇帝之變。竊歎制科負朝廷如此。既思朝廷以八股取士。曲摹口語。正如婢代夫人。即令甚肖。要未有所損益。繩趨矩步。使人耳目無所見聞。是制科之不善也。余因擬制科策條爲通論凡千餘言。是時南都初建。余不能遂棄舉子業。遂不得舉八股之體。而決裂更張之。故自甲申來所爲文。刷華攻實。視壬癸之前稍稍一變。而終不敢恣行其意之所然。嗚呼。今日何日也。至于操觚畫紙。因循目前之業。豈不迂哉。然余旣以善病放廢山中。不能持鐻荷錢。作勤畦圃。日食無所事事。思用其心思以養穀氣。遂得優遊放論快生平之所欲言。要之引而辟之。聖賢之道且何如耶。丁亥十月書於翠微之易堂。

五年戊子二十五歲。秋七月。吳秉季來易堂。

〔文集〕哭吳秉季文云。戊子七月。兄同曾仲子間關避亂來易堂。堂中諸子聞之。皆倒衣迎。予後至。兄揖而顧我曰。此魏叔子耶。予曰。是也。乃相與大笑。退而或問何以知之。曰。吾聞其人。觀其貌。當必是也。特館餐吾勺庭者久之。於是而易堂理學之說起。

六年己丑二十六歲。編救荒策成。



〔文集〕答翟韓城書云。膺於戊子己丑間編次救荒策一篇。居今固無所事。或亦所謂代匱之物。謹錄一冊呈覽。救荒策。天災莫過於荒。天災之可以人事救之亦莫過于荒。古之行荒政言荒策者不一。有永利者。有利用一時不可再用者。有可行者。有言之足聽行之不必效者。要或散見諸記籍中。未有統要。余撫所聞擇其可常行無弊者條之。救荒之策。先事爲上。當事次之。事後爲下。先事者米價未貴。百姓未饑。吾有策以經之。四境安飽而吾無救荒之名。所謂美利不言是也。當事者米貴而未盡。民饑而未死。有策以濟而民無所重困。所謂急則治標是也。事後者米已乏竭。民多殍死。遷就支吾少有所全活。所謂害莫若輕是也。凡先事之策八。當事之策二十有八。事後之策三。先事之策。一曰重農。一曰立義倉。一曰酌遠糴之禁。一曰嚴游民之禁。一曰制穀贖罪。一曰豫糴。一曰教別種。一曰設砦堡。當事之策。一曰留請上供之米。一曰借庫銀轉糴。一曰權折納之宜。一曰捐俸勸賑。一曰重賑穀之勸。一曰興作利民之務。一曰勸富室興土木。舉庶禮。一曰均糴。一曰嚴閉糴之法。一曰重強糴之刑。一曰不降米穀之價。一曰覈戶口。一曰無失期。一曰定鄉城分給之法。一曰多置給米之地。一曰編戶丁牌。一曰慎擇給米之人。一曰不時巡防。一曰別賞罰。一曰暫省衙門役期。一曰

清獄。一曰禁訟。一曰弛稅禁。一曰修街道。一曰收棄子。一曰贖重罪。一曰收買民間草薪衣服器用。一曰多置空所以處流民而嚴其法。事後之策。一曰施粥。一曰施藥。一曰葬殍。禱按古稱救荒無奇策。要凡天下之策未有奇者。因時制事。世人不能行而獨行之。則謂之奇耳。是編多輯古人成法。間以意損益之。然一人耳目有盡。心思有所不及。又或自擬良法行之。不能無弊者。增美去惡。以成萬世萬民之利。是在後之君子矣。朱方來曰。周禮荒政十二。有不切於事者。後世因時制宜。妙用無方。然散在他書。難於取法。勾庭先生山居二十年。心計手畫。無時不脩與天下。所著策略。多萬世大計。予獲與其門下士游。嘗竊窺一二。而此策斟酌古今。流自苦心。尤爲荒政中集大成也。

七年庚寅二十七歲。與姊壻丘邦士書詳陳已過。

〔紀略〕先生朋友有過如芒刺在身。法言巽語。涵溶漸漬。斬其改而後卽安。己有闕失。則朋友兄弟交攻之。卽厲色極言。無絲髮忤。躬庵嘗曰。吾儕所謂上殿相爭如虎。下殿不失和氣者也。姊壻丘邦士維屏以先生好雄辨。故折抑之。與書詞旨過厲。先生乃附刻于叔子集中。〔文集〕復丘邦士書。附錄來庚寅七月維屏頓首冰叔三舅足下。佳文已看定。悉歸覽。中間去存間或點竄。率憑鄙意。不當宜

往復。向疑諸書簡類于翹過沾名。非厚道易於賈禍宜痛刪者。鄙意頗不謂然。足下所交多君子。足下又以直道自矢。直道難行以不嘗遇君子。君子好直者。而惡直於己者。致中以禍。鄙意不敢以此薄待天下士。致忍沒足下世所僅有之直。且存之。以見當世有好直能受盡言君子若而人。尤非鄙人忍令沒沒也。文章雖末技。然足以關世道。與所以待天下之君子。以君子之道自植立處皆自有法度。何至如向者之疑。必須盡削廉隅。不審足下之自植立便謂宜何如也。足下之直非第無攻訐之心。足下他所論紀不謂無揚善近名者。至以直道事朋友。見友之過。憂人之憂。如負芒刺。懇誠之至發爲文字。真可以貫金石泣鬼神。豈得爲過。足下好斷。長議論。善譬畫理勢。使人心開。卒亦以此敢于自信。遂以爲常。凡此皆君子之道不爲過也。然愚謂不幸足下之大過實伏處在此。抑又以爲君子之道雖大過不之覺耳。足下好進諫。本自不拒諫。而常自拒諫。足下好攻人之非。本自不飾非。而常自飾非。拒諫飾非者大惡也。不拒諫而常自拒諫。不飾非而常自飾非者尤惡之惡也。而足下不幸以敢于自信。足下自信又不幸逐事逐件自處有故。而持之益堅。其後合之萬事萬件率皆如此。遂以爲常。嗚呼。天下事伸一己之見。卽萬分人非而我是。君子已不勝大懼。抑我原有



不必是者。而况復爲常也。足下之拒諫飾非。蓋有如此者。足下之學。好于就事執情。理參伍較量。以求其當。及其得之。遂覺纖悉互盡。甘苦正調。已囂然有自適之心。其後又不欲認爲謙損。自同虛僞。方直以自持。以爲縱或非是要于較然不欺吾意。又天下之道。有揮斥如意。非復計量之所能及者。此必聖人而後能之。吾方有所俟。而今不當復以爲意。是以左右遲迴。雖欲不自信而不能。子使漆雕開仕。對曰。吾斯之未能信。孔子之說。非說其必求信。正說其未能信也。天下事理。何有窮盡。而一視以欲然不足之心。彼漆雕開已自此遠矣。曾子曰。吾日三省吾身。爲人謀而不忠乎。與朋友交而不信乎。傳不習乎。苟執三者而省之。以爲有則改之。無則加勉。則曾子之爲人也。必多安心暇日。惟日以不忠、不信、不習自疑。則曾子死而後已之心。千載之下。昭然如見。聖門之學會子。最爲忠信篤實。然獨低迴致嘆于昔者之友。有若無實。若虛。蓋有味乎其言之也。足下書簡所及。爲人謀則必忠。交朋友則必信。一篇之中。三復留連。莫非此意。至于根究朋友之過。真如秦越人視病。雖在垣一方。未始不見。獨疑未得見足下一書。痛陳己病。標本委之醫人者。然猶以或未獲遇事。未少發明其意。至讀戊子六月東楊夫子己丑十月東曾省之二篇。草草道意。如蜻蜓之點水。若卽若離而已。且足

下之言于友者不入則悲憤莫申。苟入焉則喜悅之色溢于毫楮。而楊夫子東後自記。手口之間鬱鬱寥寥。此豈偶然如此抑自有故耶。且足下書簡所及。雖或疎外之友。始交之日。便作訓誨之詞。曰宜如此。宜如此。雖少假借獎許。亦必曰將如此。充之可進于此。足下豈以爲再少假借進許之將令自滿耶。亦稍自視尊矣。不則實無足當足下意耶。且足下所與議論之人必尊行而降服足下者。親暱而惟足下是從者。追隨而請問于足下者。其他則問遺謁候之牘而已。豈世果無足當足下議論者。抑有之未暇求耶。抑又偶然耶。凡此皆某所疑於足下者。足下能終信之不少疑否。不中。足下諒不謂過。復書云。戊子仲秋獲承易堂先生訓正。舉生平所挾持一旦而奪棄之。如墮深淵不知所出。望海若不能窮其津涯。貶己抑情。痛思成過。禱每自竊嘆。自十歲用心朋友之道。得交君子若而人。然攻惡糾愆。孜孜無已。實被其益未若此時。頃讀先生手教。禱愧懼之餘。又益竊嘆易堂訓正以來。直言無諱以苦口生我。未有如先生之隱發曲中無有遁情者。先生推禱之惡於拒諫飾非。推拒諫飾非之故於敢於自信。而所以根究其自信之故。攻堅摘伏無微不出。禱終夜反覆。蓋未有毫髮之不中也。詩曰。他人有心。予忖度之。傳曰。人之視己。如見其肺肝然。其先生之謂耶。禱生平竊願受

誨於人。不敢自匿其非。有以拒諫飾非相加者。反而求之不得其故。則抑鬱憤悶。有不知己之怨。又竊獨坐深思。以爲好色而後疑淫。好財而後疑盜。人之多言。必非無故。吾必有以取之。反而求之。而又不得其故。則以爲多辨說。詞氣不和平。人觀其貌。未察其心也。最後思之。始有如禧之語。彭子所謂意竊矜己氣。或蓋人者。至今拜先生之教。而乃洞然於禧之大惡。先生書中所指論書簡數事。其間或有未合。至所云自處有故。而持之益堅者。約揣其端。大略有二。出於識見之蔽者。其失在於學。出於學術之偏者。其害根於心。先生意謂禧之蔽在識見耶。謂偏在學術。則禧之懼甚矣。夫是己則必用己。非人則必拒人。用己而拒人。則雖萬乘可爲獨夫。而通儒謂之絕物。禧陷溺如此。陷溺不自知。又如此。此禧所痛哭流涕。望拯于先生也。竊聞良醫之治疾也。爲之原其病。必且爲疏其方。調劑其藥餌。正本治標。以起死人而生之。今先生亦旣原其病矣。禧願受先生之藥也。鄭子皮謂子產曰。始吾以國聽子。今聽子以家事。禧其敢以先生爲文章之師乎。願先生終始大德。毋忘今日之言。則幸甚。又甲寅十一月自記云。復書舊已刪去。每念來書推隱發伏。禧十數年來得力獨多。而先生集中又復不存此稿。故互錄之以志明德。卽其文章亦已妙絕千古矣。



是歲寧都城破。先生居翠微。家得全。

〔文集〕與桐城三方書云。甲申之變。禧與父兄謀。破產二千餘石營金精斗絕而居之。後七年寧都城破。家得全。伯兄墓誌云。寧都亂民據城市。稱義兵。庚寅春贛檄兵十萬圍攻之。城破屠掠幾盡。結砦而居者科重餉。禍且不測。伯獨身冒險任其事。屢瀕於危。翠微得全。

八年辛卯二十八歲。夏四月。客贛州。謀改葬楊公廷麟未果。

〔文集〕崇禎皇帝御書記附錄云。文正公諱廷麟。清江人。初乙酉公將入閩。過贛見虔督萬公元吉獨支巖城。遂以義師留贛辦軍事。丙戌十月城破。公死清水塘池中。時遼東賈將軍熊爲右軍。有部丁獻佩刀者。刀鐔及室皆黃金飾。將軍曰。此必非常人。親馳往視屍。識者曰。此楊閣部也。將軍惻然曰。忠臣固無彼此。廼召部畫工寫其像。趣匠以四門扇爲棺。瘞之西門外河上。他日將軍鎮寧都。建牙禧故宅。邀相見道此事。禧公門下士也。辛卯四月請於將軍。將改葬。將軍命故瘞者從禧往。率鋏鉏七八人之河上。凡發土十餘處不得。蓋金王之變營西郊。塚墓皆夷。不識其故處也。〔詩集〕清江楊文正公死難贛州。有營卒瘞南城。外三里。道予求之。數發土亡其故處。二首。中夜結私禱。庶幾神

靈來。何當夢寐間。憤憤不我開。烈士輕溝壑。至人遺形骸。先生意何爲。坐令沒蕪萊。亦有不食粟。餓死無所悔。有不履地人。氈車卅餘歲。殷墓來周封。榮之以爲愧。鬱彼泰山松。乃使秦官貴。

冬十月客雩都。與弟和公書暢論剛德。

〔文集〕與季弟書云。辛卯月日客雩二旬。每念吾弟介然不苟。頗以遠大相期。聖人所稱剛毅木訥。庶幾近之。但剛爲美德。吾弟卻於此成一疎字。生一褊字。又漸流一傲字。往時我之督弟甚嚴。近五六年見弟立志操行頗成片段。每欲長養吾弟一段勃然挺然之氣。不忍過爲折抑。又我每有優柔姑息之病。吾弟常能直言正色匡我不逮。隱若畏友。凡細過偶失多爲姑容。使弟不生疑忌。矢直無諱。坐此兩者。故今之督弟甚寬。然我此等卽是姑息。欲歸爲弟暢言。弟且行矣。弟與人執事亦頗竭忠。每乏周詳之慮。臨事時患難險阻都所不辟。而不能爲先事之計。間或以爲吾大節無損。諸細行雜務不留心無大害。然因此失事誤人。因以失己者多有之。此則所謂疎也。疾惡如仇。輒形辭色。親友有過諫而不聽。遂薄其人。人輕己者怫然去之。行有纖毫不遂其志。則抑鬱憤悶不能終朝。此誠褊衷不可不化。其人庸流也。則以庸流輕之。其人下流也。則以下流絕之。岸然之氣不肯稍爲人屈。

遂因而不屑一世。凌鑠儕輩。長此不懲。矜己傲物。馴致大弊。夫疎則敗事。褊則隣于刻薄。傲則絕物而終爲物絕。三者皆剛德之害。然皆自剛出之。倘能增美去害。則于古今人中要當自造一詣矣。子夏問孝。子曰。色難。先儒以爲有深愛者必有和氣。有和氣者必有愉色。有愉色者必有婉容。吾弟之事父兄。動多恭謹。然婉容愉色。抑何少也。豈其無深愛耶。蓋無學問以化其剛。岸然之氣欲下之而不能下也。弟行勉之矣。又庚子自記云。此書作於辛卯十月。族祖石牀見而評曰。和公少年席父兄之蔭。身少閱歷。不爲人所指摘。故如此。若閱歷多則指摘多。指摘多則疎褊傲常漸去矣。今旣十年。斯言果驗。信乎人不可無閱歷也。語曰。閉戶造車。出門合轍。今古幾人哉。

九年壬辰二十九歲。山中變作。易堂諸子去之。

〔文集〕翠微峯記云。壬辰秋。土賊四起。彭氏屬於賊。諸子去之。彭氏遂據諸財物。因以脅諸子。于是邑帥遣人謀誅之。詭而登。彭氏裹甲飲之。顧謂其人曰。吾嘗笑荊軻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。自尋誅滅。豈不甚愚哉。其人笑不答。旣與爲觀。要害地。因左顧。遂發匕首。搥其喉。据石磔首碎之。復還飲所取二佩刀去。山遂墟。季弟五十述云。壬辰山中變。財物盡于賊。二老無所養。



十年癸巳三十歲。兄伯子先生復翠微峯。諸子復集。

〔文集〕翠微峯記云。明年伯子歸自廣。卒復之。諸子之散處者咸集。以謂彭氏既當罪。功不可滅。乃祔而祀諸社。

始授徒于水莊

〔文集〕丙申與金華葉子九書云。弟近年絕意世務。授徒翠微山中。用以遣日。以糊予口。然不能不教人作舉子業。出處無據。自笑模稜耳。〔日錄〕余授徒水莊。不勒爲教條者三。曰。人之所不能。曰。事之所難行。曰。己之所未嘗爲者。又往授徒水莊。易堂諸子嘗相過從。余謂諸生曰。此磨鏡匠也。諸生愕然。余曰。先生如鏡子。諸生各來取照。然積久塵昏。鏡子自體不明。若不得人磨洗。安能照人。伊川先生言。人有三不幸。余謂。當以學業粗成爲人經師爲四不幸。何也。門人從學者必皆才智行履不如先生。於是言莫予違。漸成堂上一呼階下百諾之勢。他人亦以其既爲人師。奉以虛禮。每事多說向好處。久之。先生自以爲是。不思聞過。亦無有以過告之者。余念家食日艱。三十授徒。積今十餘年。使不得勝己之友時相規益。不知塵昏何等矣。諸生有轉相教授者。爲道往事如此。

十一年甲午三十一歲。春二月丁父天民先生憂。

〔文集〕與金華葉子九書云。不孝十年瑣尾幾幸未死。迨甲午而先徵君見背。〔集首魏徵君傳〕天民嘗自置惡棺。誡諸子曰。我死以此殮。諸子變色逡巡。天民曰。先帝后視此何如。我死不得有成禮。毋帛衣。毋書銘旌。毋受弔。天民年四十齒盡脫。背幾僂。瘠甚。嘗謂諸子曰。吾壯年冀得見聖天子。痛言天下事。既不獲。他日有所聞。輒願往從之。以死無悔。今老矣。無能爲也。言已。泣下泫然。甲午二月病遂卒。先是歲旦大風雪。力疾掖拜祖祠。困不能歸。前卒二日爲妣誕。命扶拜起弗勝。數頓首退。所區畫日惟祠事。疾革且第屬此。卒之日來哭者皆失聲。天民遠祖墳旁有禁穴。幾二百年不得葬。衆皆曰。以葬天民。今按天民天生享年五十九歲〔紀略〕附識云。當先考之終。遺命遵古禮。不用鼓樂。卻謝親友祭奠。毋得以行狀廣乞銘傳。

十二年乙未三十二歲。夏六月十六日丁母曾孺人憂。

〔文集〕與金華葉子九書云。乙未季夏先母尋殂。不孝兄弟罪惡貫天。天不誅鋤其身而奪我怙恃。先父母之慈諸子。諸子一日不能離膝下。子九知之熟矣。一旦並棄諸孤。過庭無聞。登堂無見。不孝

縱無人理。俯仰之際何以爲心。

秋七月二十三日，葬曾孺人于李村。

〔詩集〕辭墓詩云。我生三十歲。未免慈母懷。何當乙未夏。白日西山隕。四月舊疾作。五月轉衰羸。綿水身迎醫。藥石諒難爲。六月十六日。大變忽天摧。兒女哭牀下。不復知爲誰。逾時就大殮。終天不可追。及於七月杪。靈輒出東陲。廿三掩內壙。楸柟隱蜃灰。按先生文集內有灰槨葬法。詳言灰槨葬法。何況音與容。庶幾

去復回。忽忽又十日。不孝亦言歸。痛哭拜墓下。安得晨昏隨。親沒日以久。子情日以疎。生子三十歲。但如棄路衢。又營墓自李村歸作二首云。去年李村歸。入門問父母。今年李村歸。父亡母亦故。登堂一舉頭。母靈惟在戶。只此十六月。迫促罹大苦。泉下但茫茫。從之路無所。長號復短號。抽裂于肝腑。老母多篤愛。抱疾乃深諱。恐憂不孝身。反覆勅奴婢。父在虧孝養。追悔不可底。欲以及母身。奄忽竟如此。人生惟此事。一跌不復起。願言有心人。鑒此不孝子。

是歲冬、室火。天民先生遺稿書物盡燬。

〔集首徵君雜錄〕公歿一年而室火。其文若詩及語錄皆亡。然公尙篤行。著述亦非其志也。〔文集〕



<sup>丙申</sup>與金華葉子九書云。辛卯秋家姊堦丘邦士將遊廣陵。曾作長東寫意。比至吳城而反。往冬先人之室火。書籍器服頓盡。此絨亦亡有矣。

十三年丙申三十三歲。守制水莊。

〔文集〕<sup>戊申</sup>與友人論先墳書云。憶乙未丙申間。禭服先母喪于水莊。嘗出入溪畔。時足下讀書楊梅段。間語舍弟禮云。白衣冠行河上者。知爲君家叔子。吾甚慕之。其人可望而不可卽。竊聞語愧悚不敢當。然知己之言未嘗不感激於心。

夏四月、送伯子先生再之潮陽。

〔詩集〕丙申四月送伯兄再之潮陽詩云。夏雨霑不止。駕言向海濱。昔送章貢水。時維癸巳春。堦下俯二弟。堂上拜雙親。親老健未衰。奄忽委輕塵。去年就兄居。願以長相親。吾儕同未亡。兄弟爲一身。嶺海多瘴癘。念之獨逡巡。主人重恩義。遠道非所論。把手向長路。傷哉不能言。庶幾敬爾儀。明發懷二人。

十四年丁酉三十四歲。冬十一月展天民先生墓。

〔詩集〕仲冬上先徵君墓望李村作詩云。祖壠二百載。其間表虛碣。族義推徵君。奉之爲幽室。先妣後逾年。更乃營墓闕。遠葬心所非。地偏不容穴。春秋一再至。定省亦已闕。平生不自慎。一病奄三月。南郊四五里。至今乃得謁。東首望李村。寒煙淒以滅。霜露被野草。履之心怫鬱。

十五年戊戌三十五歲。居山中。

〔詩集〕婚友帖云。禧也。本孱人。少小多病軀。父母獨愛憐。衣食推甘媮。喪亂十餘載。乃畏糲與糲。不幸失怙恃。日令精血枯。火我先人室。家計轉囂虛。水莊授弟子。勉爲苓朮需。山村歷城市。我昇無籃輿。每或一徒行。怔忡如奔車。念茲衰篤身。長年辭馳驅。將強未生子。何忍遽奄殂。持此謝婚友。吉凶之禮疎。屬歲清明節。祀祖來里閭。行當就此時。一一問起居。仲秋師夫人。七袞未拜趨。兄子臘月昏。不復視東廚。不肖廢人爾。族里無所須。惟有匍匐心。力窮將安如。敬告我婚友。閔閔行恕予。又朱中尉詩集有戊戌正月十二日同李咸齋、彭躬庵、曾止山、自東巖取道圓通將登翠峰訪魏東房叔子季子紀事詩。

十六年己亥三十六歲。桐城方密之以智僧服至翠微。

〔紀略〕先生於文章率委之羣議。一字未安。不憚十反。既登木者。或卽行剗易。子弟無恒父師。往僧

無可公

今按方以智字密之。桐城人。崇禎庚辰進士。授翰林檢討。晚爲僧名弘智。字無可。號藥地和尚。

至山中。歎曰。易堂真氣。天下罕二矣。〔文集〕

桃花源圖跋云。桐城方密之先生。世亂後。常僧服。訪予翠微山。山四面峭立。中開一坼。坼有洞如甕口。伸頭而望。凡百十餘丈。及其頂。則樹竹十萬株。蔬圃亭舍。鷄犬池閣。如村落。山中人多着野服。草屨相迎問。先生笑謂予曰。卽此何減桃花源也。庚子與桐城三方書云。昔歲己亥。丈人棲跡寒山。列兄德業。便已委悉。丈人見易堂諸子。頗以直諒相許。而教誨繾綣。則於益。禧尤篤。是固同堂同室人也。丈人以雪庵之跡。衍一行之學。益。禧各牽賤事。不得周旋杖履。時其溫寒饑飽。以盡平生區區之義。每當乖分。泫然欲涕。送藥地大師游武夷序云。初。藥地大師來吾易堂。最稱邦士高悟。不從人間得。

十七年庚子三十七歲。編次童鑑成。

〔文集〕與臨川王偉士書云。禧往年授徒水莊。嘗撫古奇童子爲童鑑二編。以示子弟。大約不下五六百人。其德業光明俊偉。至於蕃祉老壽。不可勝數。而初終易轍。不克大成立於時。聲施後世者亦

往往而有。則豈非聰明之氣易銷鑠而不足恃。器識遠大者非學問積累難於成功。而當時父兄之所以教化長養之者。或非其道歟。〔宋之盛。髻山文鈔〕童鑑敍云。於戲。魏凝叔之作童鑑也。可謂以學慮救良知能之窮者也。孟子明仁義本之良知能。驗良知能本之孩提親愛及其長敬兄。他日又不失赤子之心爲大人。然則良知能何窮。窮於其親與兄也。窮於其親與兄者。窮於親兄之以俗學俗慮教也。古者齟齬就傳。教以入孝出弟。謹信親愛之節。暨夫灑掃應對進退之文。而又與之歌詩以發舒其志意。與之習禮以固束其筋骸。與之讀書以開廣其識趣。務使歡欣鼓舞。知有名教之樂。而良知能日引月長。如春草之潤雨澤而滋榮也。后世易之。廼耑舉子業。自總角時卽以仕宦人與第赫奕金帛充牣揚揚夸里中態。謂丈夫志當如此。親與兄旣以是程子弟矣。子弟率之將不暇愛身而曲以求副乎親之所愛。不暇敬身而曲以求副乎兄之所敬。窮年兀兀。凡所爲俯而讀仰而思者。惟仕宦爲究竟。揣摩旣得。則又子以詔子。弟以詔弟。甯世世葉葉不知愛親敬兄。而不容不知舉子業。不能舉子業。以墮壞仕宦門戶也。幸有一二豪傑之士。蟬蛻塵濁。尋繹聖教。而大義微言非久輒乖。其他忠臣孝子。名德偉功所垂爲不朽盛事。可資人觀感慨慕者。則又獨使於弱冠以後博學



宏攬之流。而童子無聞知焉。豫教不蚤。成德何冀。此魏凝叔童鑑所爲作也。今有談後進於老成人之前。雖俊不諧。若老成人話舊。縱不風教。人不風教。事齒及輒爲拊掌。何者。樂其輩也。后進亦然。見有道長者敬禮已耳。苟才少並驅。風雅事先。則奮袂恐後。何者。亦樂其輩也。凝叔爲之具陳幼德。如列坐諸奇兒堂上。親從旁咨嗟太息。生人健羨。又指示門內稚子。宜得則倣處。彼自視年地相若。欣愧交心。雖素裕於俗學。慮而良知能所觸。若山下之泉。得決水益之。而其勢不排陰壑。直下無是理也。又若方揚之火。得疾風煽之。而其勢不經撲滅。愈熾亦無是理也。吾願凡爲童子者。舉以童鑑。慮。舉以童鑑。學。童鑑具在。彼固皆不慮而知愛敬。而未嘗慮俗慮以求當於其親與兄之私也。彼固皆不學而能愛敬。而未嘗學俗學以求當於其親與兄之私也。於戲。童鑑成而巍親顯兄懼。時庚子秋七月晦日。

十八年辛丑三十八歲。夏五月。至新城寓塔下寺。秋八月作三愁詩。

〔詩集〕三愁詩有序云。昔靈均放亡。魂慮散分。其徒宋玉景差作賦招之。極稱上下四方凶惡不可往。而張平子抑鬱不得志。作四愁詩。余今廼作三愁。調多徵古。意各有至云爾。登高山兮望東方。

樹森森兮愁未央。我欲從之扳扶桑。綿蒙蓊蔚無軒于。叢棘鈎我裳。虎豹蹲伏熊羆張。靡肉下血爲酒漿。我欲從之愁未央。登高山兮望南洲。朱火烈烈兮愁何如。我欲從之遊明都。兩蹠不前心躊躇。引頸而望燒我須。我欲從之愁何如。登高山兮望朔北。水浩浩兮愁不息。我欲從之瞻北極。寒風飛雪高千尺。僵死不仆如水立。草木不生何以食。我欲從之愁所適。

冬十一月就醫瑞金。

〔詩集〕辛丑仲冬過瑞金聖恩寺懷季弟在瓊州詩云。瓊山海之中。水陸五千里。黑風吹白浪。中有獨遊子。一去十九月。絕不念鄉里。男子在四方。豈必老田畝。讀汝路中詩。風土惡如此。仲冬霜露寒。問醫來綿水。汝昔曾病時。三月寓斯寺。主人陪我行。青苔綠階墀。黃雀噪佛龕。蒼鼠跳靈几。問汝游臥處。一一爲我指。出門正落日。悵然返西市。

〔文集〕吳一鳴時習篇鼓 〔詩集〕辛丑五月寓新城塔下寺奉懷沈仲連先生在盱詩

聖祖康熙元年壬寅三十九歲。始出遊吳越。

〔文集〕上郭天門老師書云。壬癸之際。私念閉戶自封不可以廣己造大。于是毀形急裝。南涉江淮。

東踰吳浙。庶幾交天下之奇士。行旅無資。北不及燕秦。南不得至楚。遂返山中。

夏六月客南州。寓樟樹慧通寺。秋七月登廬山。尋至廣陵客劉氏涉園。九月拜史忠襄公墓。

〔朱中尉集〕同魏冰叔梅花嶺拜史忠襄公墓詩云。秋盡天寒夜不霜。短衣大帽拜忠襄。梅花是嶺堪埋骨。榆樹成林竟出牆。飛馬直來開兗豫。降帆廻指下江黃。莫云緩死文丞相。忍見中朝一日亡。

〔文集〕涂子山空青集叙 〔詩集〕壬寅六月初七日酷熱寓樟樹慧通寺詩 拙哉行爲葉子作

有序 石松詩贈日公有叙

訪高士黃山黃鳴歧先生于高郵。爲忘年交。

〔文集〕黃黃山七十詩跋云。辛丑六月余於金樓見虬須僧。知黃山人休寧爲人。意黃山狀貌修長。面

多奇骨。視瞻不尋常。其爲人必激昂蹈厲。有橫絕一世之概。言論雄偉。輕天下鄉里善人不足比數。

必薄儒術。其子弟必通輕俠。有馬氏客卿之風。舊年予訪故人淮上。九日過高郵。會西風作。舟不能

出湖。忽憶虬須僧語欣然曰。是天使吾見黃山也。造門值他出。天殆欲暮。五鼓舟發抵淮安。則故人

已挈家之河南。旁皇市上。登韓淮陰釣臺。臺圯壞。風景無足觀覽。謁漂母祠。門閉不得入。反泊高郵。

天莫大水寒衢巷。後遣使問黃山在否。得報書懇至欲相見。余愕然曰。吾於是果見黃山矣。夜半舟發。予舍去。獨上岸立風露中。質明短衣垢面款黃山門。遂作揖黃山。時余望見黃山貌敦龐淳樸。口不言人過失。不祀非聖之鬼。不徼非望之福。頗好論儒學禮敬儒者。見其次君之清恂恂禮讓。聞其兄益長者。益嘆黃山爲不可及。黃山忘年齒予爲兄弟交。明年夏五月爲黃山七十初度。余曰常來壽吾黃山。黃山喜不予辭。〔朱中尉詩集〕癸卯三月送魏叔子之高郵壽黃黃山翁七十。憶舊秋同下揚州。叔子獨往淮上赴故人約。歸云故人他徙。于高郵得交黃山翁。予時恨不一見。今按朱詩所云可推定先

生訪黃山事在壬寅秋也。

二年癸卯四十歲。春三月之高郵壽黃黃山七十。

〔日錄〕余壬寅癸卯出遊吳越。或病其涉世小拘。曰。居家人須鍊得出門人情。出遊須留得還山面目。鷄鳴不寐。自念出遊以來未嘗有所求乞。而沾沾懷干澤之情。未嘗見一要人謁一名士。而汲汲有務名之心。名利之際可易言哉。癸卯舟中書。

秋七月自西陵反吳門。冬十月客秦郵。



〔詩集〕申園雜興詩有叙 〔文集〕贈北平劉雪舫敘

是歲始至金陵。登雨花臺有詩紀事。

〔詩集〕登雨花臺恭望詩云。生平四十老柴荆。此日麻鞋拜故京。誰使山河全破碎。可堪翦伐到園陵。牛羊踐履多新草。冠帶雍容半舊卿。歌泣不成天已暮。悲風日夜起江聲。

客遊杭州。訪高士汪沅於湖上。遂爲兄弟交。

〔文集〕與杭州汪魏美書云。禧閉戶窮山垂二十年。恒懼封己自小。故欲一遊吳越就諸君子以正所學。而足下其首願見也。及抵抗。知足下進退無常不可蹤跡。竊以自恨。乃往見足下令弟。日者微聞足下已至湖上。意當倒屣過我。與足下班草深言。追古人桑陰之跡。引領數日。譬效無聞。禧願見之誠結於夢寐。亦云至矣。顧以常客遇之。足下則可謂失人。禧南州鄙夫。本碌碌無足交。獨以爲天下有至愚之人。目不辨菽麥。顧懇懇然走數千里。願見於我。推其心又非有毫髮求於我。雖足下不可謂非愚人中之奇士也。而足下終不之見。則禧竊所不取也。禧行李因人不能久羈。敢造次布其情。自記云。魏美名沅。杭州人。崇禎己卯舉于鄉。國變後獨身遊止。家人不得其處。足不及城市。不

交游者二十年。當路每物色之不可得。自爲諸生與人落穆。性不好聲華。時有汪冷之號。癸卯予游湖上。魏美旣得書輒走逆旅中相見。自是常出就余臥談至鷄鳴。或更起坐不肯休。遂與余爲兄弟交。余嘆其熱腸固如是矣。高士汪胤傳云。余癸卯遊浙江。聞三孝廉名。國變並謝公車。有監司欲見之。知其不可屈。驪舟載酒西湖上。屬所親招之。唯汪胤不至。胤錢塘人。字魏美。嘗獨身提藥裹往來山谷間。宿食無定處。胤故城居。母老思得胤一見。時兄弟澄亦棄諸生服。乃奉母徙城外。胤聞來定省。然胤自能來。家人欲往跡之卽不可得。予客西湖身造滢。使道意。久之胤不出。微聞胤到湖上。予乃寓書滢以告胤曰。魏美足下。足下知僕至意。常倒屣過我。顧以常客遇我。足下則可謂失人。胤得書輒走舍館相見。自是常出就余。出則必之愚庵所抵足臥。往往談至鷄數鳴。或更起坐行不肯休。愚庵僧明孟。兩浙所稱三宜和尚。與天界覺浪、靈巖繼起。並以忠孝名天下。予二人會三宜設食畢。輒掀白鬚笑曰。但喫吾飯臥吾牀。吾不來滢也。闔戶去。初胤爲諸生試輒高等。爲文奇恣汪洋。頃刻數千言。未嘗懷刺一見當事。與人落落。性不好聲華。時人號曰汪冷。年二十二中崇禎己卯舉人。未聘婦。里富人欲女女以千金。胤不許。而錢太守以女字之。旣成禮。胤從容謂錢氏曰。吾本寒儒得連

嫺貴室。所望知禮義孝事姑嫜和妯娌足矣。侈簪珥綺繡之飾毋庸也。錢氏於是去服飾屏侍婢。以疏布親操作。乙酉。風執友大行陸培自經死。風私爲文祭之一慟幾絕。內嫺欲強風試禮部。出千金視風妻曰。能勸夫子駕則畀汝。對曰。吾夫子不可勸。吾亦不愛此金也。當事或割俸金爲風壽。不得。卻坎而埋之。里貴人請墓銘百金。拒弗許。自是嘗出遊。之天台。居石梁左右。反河渚。徙孤山。之匡廬。黃山白岳。所至與異人高士游。晚好道。能數日不食飲。有授黃白術者。試之驗。尋棄去。教以驅役鬼神。亦驗而棄之。年四十八卒。風病痰咳五月餘。一日晨起。視日曰。可矣。命子蘧具紙筆書五言詩十句。投筆就寢而逝。詩曰。大化無停軌。道術久殊轍。住世守頑形。問途猶未徹。至人本神句。投筆就寢而逝。運可會不可說。冰泮水還清。雲開月方潔。一旦破樊籠。逍遙從此別。風與予既相見。以齒序爲兄弟。予嘗私問風曰。兄事愚庵。謹豈有意爲弟子耶。風曰。吾甚敬愚庵。然世之志士率釋氏牽誘去。削髮爲弟子。吾儒之室幾虛無人。此吾所以不肯也。魏禧曰。風往來談甚多。不能記。於當世蓋熱中人也。惜哉。

三年甲辰四十一歲。夏六月業師楊一水先生卒。

〔文集〕楊一水先生墓表云。歲甲辰六月先生年八十卒。先生年未二十卽教授弟子多至數百十

人。崇禎戊辰用登極恩選貢士。數試南北雍不得志。老焉。先生在北雍時。司業方公、祭酒吳公、嘗推爲天下文章第一。同鄉陳大士、楊維節、揭祝萬皆下之。著尙書釋十二卷。書未成先生之屋火。器服盡燬。惟書釋存。

冬十月、兄子世傑編次先生文集、梓行于世。

〔紀略〕所著有古文集二十二卷。初、予兄弟學古文于山中。友人偶鈔一策置行篋中。武進鄒程村祇謨見之。喟曰。今乃有如是文乎。于是携去。注鄉貫姓名逢人輒稱說。今吾兄弟文得以徧質海內君子者。蓋自程村始也。〔曾青藜序叔子文集〕予十年來以衣食走四方。不得與叔子朝夕講業。叔子學問文章如是。而予鹿鹿無一有所成就。是可悲也。今其兄子世傑編次其文集付諸梓人。請予爲之評點。予則何敢讓。因爲采諸家評論次第折衷。以附其文。〔文集〕甲辰十月與丘邦士簡云。近次生平古文。弟初無知識。自丁亥後則皆受教先生所得也。十數年山居。數年游歷大江南北。所交君子能文章者未嘗從乞一叙。弟嘗謂其文是而人非者不足叙。其人是而文非不足叙也。文與人是矣。非其中心所樂道不足叙也。中心樂道之而不能知其甘苦曲折之故。亦不足叙也。先生



于是數者則兼有之。弟不能不以屬先生。先生亦不得辭。〔丘邦士集〕魏冰叔集叙云。往者吾與魏冰叔同守一代之制。首攻四書義。是時吾二人各以才智以相取。要其所尙最爲獨異。蓋吾意每欲追述孔曾思孟之旨。至于一毛一髮一咳一唾時所務肖。冰叔則求其意義廣博。必推發其所未始有。是以于當世議論風發之文。滌瑕研精鉤抉無遺。其先正鉅公亦頗遭厭棄焉。顧予則每溯經義上及于洪永。又搜覽諸子史漢唐宋大家及他雜藝之文。私竊謂文惟經義中可以無所不盡。蓋所以變易秦漢以來諸文之面貌而化糟粕以爲其神且奇也。是故吾與冰叔時爲古雜文。而冰叔第取足道其意而已。未嘗端攻之。其予之用心于古文者。又凡以爲經義也。經義工而古文詞則以其餘力以及之。其後俱休廢窮山中。冰叔乃漸肆力于古文。以極陳其中所欲發。而無所爲發者。冰叔于是能自削除其議論之繁博。而其精杰益乃出矣。自冰叔益務爲古文。則無不使予論較之。冰叔之文既精強于事理。操術甚切。而篤于情。暢于其勢。明于辨。吾嘗謂之鼂家令趙營平。豈執簡漆爲文者哉。且出師表前後二篇。上高宗封事一篇。雖武侯澹庵不更有他文類是者也。故冰叔之文有不必爲文而文則益勝焉者也。吾庶幾望之矣。然而冰叔執其文教授山中。則又其情日深其氣

日和。以出而游江、達淮、徑吳越、以反。其示予文。烟波嗚咽。一唱而三歎。蓋既又非吾之所望者、何也。初冰叔之力爲古文也。豈不嘗曰吾不求文之工。吾求文不至于湮沒吾之論而已。而何以工爲。冰叔不求工于文。如是嗚咽唱嘆。其工于文。然則其文蓋自又有工者可知也。吾昔望冰叔之文如彼。冰叔今於文如此。吾視冰叔其今之文如彼矣。吾又安知冰叔文不後之如此耶。吾其望之矣。篤也。暢也。明也。精強而切也。其文勝也。不必爲文而文勝也。未可知也。韓退之于東野、李翱、張籍、之鳴于詩。則歸之于天矣。吾于冰叔之文亦如此焉。

論二卷。

論引云。論、議也。言之不足則議之。博辨肆志而得其說。是故孔子曰。辭達而已。辭達使門也。僅以使明則不可明。故曰。論精微而朗暢。雖然此猶夫一端之論。余往治制執不喜規矩先輩。獨思以其說明古人之義。制體不同。浸淫乎論策矣。嗚呼。論策制科。此余之志也夫。〔文集〕八大家文鈔選序云。夫理明者辭必簡。議論多則意見亂而自相抵牾者必甚。是以三蘇氏之論于古今爲獨絕。而議論之失平亦蘇氏最多。孟子曰。予豈好辯哉。予不得已也。嗟乎。人非有不得已之意而好議論。蓋鮮不

蹈其失也。〔日錄〕善作文者有窺古人作事主意。生出見識。卻不去論古人。自己馮空發出議論。可驚可喜。只借古事作證。蓋發已論則識愈奇。證古事則議愈確。此翻舊爲新之法。蘇氏多用之。作論有三不必。二不可。前人所已言。衆人所易知。摘拾小事無關係處。此三不必作也。巧文刻深以攻前賢之短。而不中要害。取新出奇以翻昔人之案。而不切情實。此二不可也。作論須先去此五病。然後乃議文章耳。與朱秋崖論文云。論古文須如快刀切物。迎刃而解。又如利錐攻堅木。左右鑽研。如不得入。而引證古事。如與人構訟。有得力干證。嘗謂善聽訟者。但審鞠兩家干證。十已得九。故引古得力則議論不蕃而事理已暢。此要法也。

### 策一卷。

〔文集〕策引云。策者、坐而言起而可見諸行事。不襲古。不冒今。不守己。三者得已。

### 議一卷。

〔文集〕議引云。議者、策之餘也。其說不必盡關天下之事。故別錄之。

### 書二卷。

〔文集〕書引云。咸之上九咸其輔頰舌。子曰。騰口說也。天下未有以言能感人者。以言感人則必有道。在言之先。在言之後。在言之不先不後之時。在言之先。欲不言也。不能自己。我愛其人。我欲致其人。我非以才辨加人。子夏曰。信而後諫。孟子曰。恭敬者幣之未將也。在言之後。觀吾言者見吾言之無不盡也。又見其有不盡。曰是其意無不盡。其言猶有不盡。或曰彼其言已盡。意則未嘗盡也。在言之不先不後之時。所謂會其機。循引其次弟。善其詞與氣是也。且夫書之道通於詩。譽然不可使諛也。直然不可使訐。怨不可使怒。和不可使汚也。譏刺然不可不婉而力。怒罵然不可使不諧也。通詩之意以言書。通書而爲疏。其庶幾已乎。〔日錄〕蘇明允上田樞密書。豪邁足賞。然自占地步。峻嶒逼人。使人忌而生厭。蓋既爲進干求知之事。而又爲傲岸不屑之言也。八家中自昌黎作俑。而近世學步者愈可厭憎。如此篇首句天之所以與我者。豈偶然哉。便已無體。書以道情。開口一句挺然。便出議論。特作論耳。雖文要與面談相似。

手簡一卷。

〔文集〕手簡引云。簡與書一也。吾聞古者史官大事書之策。小事載之簡牘。是亦有繁簡大小之別。



焉。後世尺牘短篇，遂成一家之學。故喻理事，別是非，其取舍與書同。山水花月飲酒期約餽問之細，寥寥數言，情致足錄。此其異於書也。然簡亦有長言者。要之率意應手，取足寫其胸中所欲，非必開闔起伏，斐然成一篇之格調也。漢晉以來代有殊指。近世競稱蘇黃，夫亦何所端法哉。

#### 叙四卷。

〔文集〕叙引云。書之有叙以道其所由作。或從而贊嘆之。或推其意所未盡。古者美疵並見。後世有美而無疵。濫觴而下。數十年間叙人之詩若文者。既已駕韓歐滌李杜。又必旁及其官祿之榮。平生之行誼經濟。上本其祖父所統。下道子孫之美。蓋一叙其人之傳誌家譜無俟他考已具。而又虛文飾詞以附益其所未始有。如是則主人色喜而叙之者意滿。夫欲人之叙之者使其傳已也。叙之者欲傳其人也。當其手墨未乾。人之視之固已如大夏毒熱腐魚敗肉之不可近。而一二真美亦卒爲所揜抑而不傳。嗚呼。是何其計之左也。予諸編中叙最多。乞請酬酢之篇。雖不敢於古人比質。亦不敢自辱以辱人。其類有四。一文。一詩。一贈送。一壽。贈送叙莫工於昌黎。文叙莫工於南豐。而叙壽者則古未之有。明中葉乃盛。叙爲壽爲難工易俗。然如歸太僕蕩逸多奇。卽何減古人之叙詩文記山



〔文集〕說引云。陸平原曰。說燁燁而譎誑。余爲說不足於文。標事約指。休戒箴切。或亦所謂辭達而理舉與。

記一卷。

傳一卷。

〔文集〕傳引云。文章之體。萬變而不可窮。莫如傳。司馬遷、班固尙矣。吾嘗謂傳以傳其人。紀其事。故詳密者史之體也。班氏爲正。子長極文章之工。則闕然衆矣。吾傳布衣獨行士。舉其大而已。仕宦政事。足取法得失。關國家故者。必詳書。不敢脫略。馳騁求工於吾文已也。蓋以爲信史之藉手云爾。於表誌也亦然。然自傳曰傳。子若孫請而傳之曰家傳。答計甫草書云。至傳誌之文。則非法度不工。此猶兵家之律。御衆分數之法。不可分寸恣意而出之。生動變化。則存乎其人之神明。蓋亦法中之肆然者也。答友人論傳誌書云。承教以鄙爲人所作家傳誌銘。不无過情失實之譽。非古人是非褒貶之義。伏讀悚息。內熱增慚。禧常以謂作文者。毋輕毀人一點一畫。在上左右。赫然有鬼神臨之。匪惟毀人譽人者。其在上左右。亦赫然有鬼神臨之。然而交遊滋廣。情面日熟。請託日繁。其不能如

心以出反之而多愧者。雖他叙論亦時有之。不獨傳誌爲然。抑史傳之作所以紀善惡也。善惡之人往矣。而必書者。所以備法戒也。今日某也善。其善事可爲法則法之已矣。不必其善之果出於某也。今日某也惡。其惡事可以爲戒則戒之已矣。不必其惡果出于某也。是故真與僞之可辨者。不可以不辨。无所從辨者。得法戒之意而存之其名氏。等於莊列之寓言。稗官小說所稱道。則亦庶乎其不可廢矣。

墓表誌銘一卷。

〔文集〕墓表誌銘引云。表誌之義。予答友人論傳誌。及東孔正叔備矣。誌與傳大同而小異。誌必載生歿子孫祖父葬地。尤爲難工。易同。予往有作必審位置。定構架。以使之屢變而變易窮矣。後出入韓、柳、歐陽、王。及近代歸太僕易堂吾姊壻丘邦士之作。乃知天下遇物成形。無不可以爲體格者。而祖父子孫生歿葬地適足增文章之變。遂欲信筆所遭不設位置。譬如手掬花片迎風洒之。紅白疎密落地自成文章。雖洒之百遍。終不同複。答友人論傳誌書云。古史于善惡無所不書。墓誌銘則有善無惡。蓋緣孝子之心。无錄先過之義。而作者又多據行狀事蹟綴緝成文。是以諛墓之作。自唐



韓愈已不能無譏。蔡邕自言生平碑版之文。唯郭有道唯无愧。則過情失實。勢有不得不然。特古人立言。體質雖不錄過。而褒善者少溢辭。其子孫受之以爲榮而不怪。今之人纖悉畢備。又從而增飾之。甚或反其生平之所爲。作者有所簡略。則其子孫怪而不悅。其親戚黨友動色張口以相訾訾。則亦安得而傳信之文乎。至其所不習聞。據狀綴緝者。抑又可知。禧謬以文章知于人。所屬碑版有出于習見聞者。有據狀綴緝者。豈能无失。如尊指所云。然苟屬己所知。則雖爲書美。然實斟酌軒輊。必不敢以私交私意大失其情實。以欺天而罔人。答孔正叔簡云。竊思君子爲文章。務使顯可示於天下後世。幽可質于鬼神。故善善雖長。不敢爲不試之譽。此豈獨於子弟交遊在所必慎。卽尊親如祖父亦不可奉以虛美。使吾親爲聲聞過情之人。且人之善否。宗族鄉黨未有不知。吾九實一虛。則人將執虛例實。旣因一事以沒其九。而人情不服。必加謗疵。是求榮而反辱也。故曰。虛譽其親與自誇其親等。吾輩立言自有本末。卽此便是立身大節。不可以爲迂且小而忽之也。大約世俗好諛人己同聲。以至生死謬誤。忠佞倒置。家有諛文。國有穢史。襲僞亂真。取罪千古。皆自一念之不誠始。弟願先生取大集細細討求。凡所稱譽。務使名稱其實。不爲世俗之情所惑。區區之忠欲相期爲傳人。

傳文。不獨在一事一篇也。

雜問一卷。

〔文集〕雜問引云。語曰。信而好古。讀古人書。不疑不足以信也。予不敢廢己所疑以信古人。尤不敢自信其疑。于是擬爲題目與同學者考難焉。或一事爲一篇。或數事爲一篇。又或考以時事所宜興革。非有義例可歸。年代先後可次。曰雜問。

四六一卷。

〔文集〕四六引云。予生不腦滿。又無記函之法。腹笥單貧。不能作四六。興會偶至。間一作之。命題程篇。則曳白矣。故生平僅十餘作。吾伯子少工是。日可數十篇。予嘗得習而論之。宗虛駱之整麗天趣。索然者非也。口實歐蘇文。其簡陋亦非也。經以駢儷之妙辭。緯以古文之機軸。庶幾是矣。然氣不矜貴。度不雅令。有匠工焉。故曰雕蟲小技也。亦有道存焉爾。

賦一卷。

〔文集〕賦引云。詩之變而賦也。始於屈荀乎。司馬長卿楊子雲磅礴奧衍。恣漫亡津涯矣。勸百而懲

一。吾無取焉。

雜著一卷。

〔文集〕雜著引云。自論策以下凡釐爲二十二卷。其無所歸者曰雜著。

四年乙巳四十二歲。春正月居山中。三月始授徒新城。

〔日錄〕授徒新城作館教條件。其引曰。古師弟子大義。僕旣與諸生詳言之矣。諸生宜鼓礪拔起。以自遠於世俗。僕不自揣量。竊謂南面而爲人師。固非徒教以進取之器。又非徒以文章名當世而已。將使立身經世之道皆於此舉之。諸生其自束身以聽吾約。不聽約者。小則譴呵。大則鞭扑。不敢違己徇俗。取悅子弟。負賢父兄擇師至意。爲名教罪人也。其一曰立志。古今天地內止有此身。安肯碌碌甘爲人下。溫飽安逸畢世而已。上者忠孝信義爲俊傑奇偉之人。次亦謹言慎行不失鄉里長者。至於文章首當明理。鍊識爲有用之學。徐攻格調爭衡古人也。其二曰肅規。規凡六。其三曰勤課。每日課分四時。夜記於冊。每朔望黎明盥櫛行禮。總巡半月課誦。講說古今嘉言善行。察治在館在家行事得失。其四曰廣孟。諸生毋蓄疑而不問於師。毋恥不能不問同輩。勤學虛心。自然事事有得。卽

僕謬長一日。自知闕失多端。其過言過行。及講論差謬處。諸生見及。有能直指其非者。僕謹虛己聽受。敬而愛之。親於子弟矣。三月初九日黎明醒而復寐。夢有言能以禮讓爲國題者。一人曰。讓亦極難。余應曰。但思己之才智不可恃。人之才智勝於我。則自然讓矣。

夏五月自黎川歸。冬十月作紀夢詩。

〔詩集〕紀夢詩云。夜與諸生講論策。一生之語殊大惑。我從上座厲聲問。汝今溫飽誰之德。揚眉張口發至言。一座之人齊悚息。寐成獨見林确齋。兩人相與月下立。仰望月形變飛鶴。頭足嘴翅光厖厖。旁有綵雲繚繞之。恰似官人補上物。忽然兩日懸西隅。一大一小明明出。我將一手障右眼。獨以一眼看新日。走入內室白徵君。徵君臥起覓雙鳥。我時跪執徵君手。今年天變良已極。時平物賤歲屢登。不覺痛哭聲俱失。徵君云汝輒如是。是維乙巳十月夕。

〔詩集〕乙巳正月雪中送門人熊頤歸清江序 乙巳清明日懷伯兄季弟詩 〔文集〕泰寧雷翁七十壽序

是歲與髻山宋之盛、程山謝文洊、會講于南豐程山。



〔清史列傳〕謝文洊傳云。寧都易堂九子節行文章爲海內所重。星子髻山七子亦以節概名。文洊獨反己闇修。務求自得。髻山宋之盛過訪文洊。文洊遂邀易堂魏禧。彭任會程山講學旬餘。皆推文洊。謂其篤躬行識道本。〔髻山文鈔〕附錄彭士望壽宋未有暨楊友石五十齊年序云。乙巳夏五月。魏凝叔自黎川歸易堂云。宋未有先生徒步千里至程山與謝子論學。一日程山之門人與遠近之客惟二十有五人畢集。謝子揖未有使言。未有以扇障半面笑曰。主臣無面目從何說起。予聞而敬愛逾舊。未有一笑其學益篤其業益醇。又謝秋水祭宋未有先生文云。乙巳僧石與從先生之程山相見互傾倒。時魏叔子教授新城。先生以書付石與招之。合程山諸子作旬日之聚。彼此以學互質訂。一時契合之樂。自謂有生僅事。〔文集〕與謝約齋簡云。貴堂會講。弟意欲增二條。今之君子不患無明體者。而最少適用。然在學道人尤當練於物。務使聖賢之言見諸施行。歷歷有效。則豪傑之士爭走向之。愚謂會講日當分三事。一講學。今所已行是也。一論古。將史鑑中大事或可疑者舉相質問。設身古人之地。辨其得失之故。一議今。或己身有難處事舉以質人。求其是而行之。或見聞他人難處事爲之代求其是。於三者外更交相規過。過有宜於公言以要其必改者則公言之。有

宜于獨言者。則解班後私言之。當日所論有確切足訓者。令退書一則編于公堂。永作觀習。如是講學則是非之理明。論古則得失之故辨。議今則當事不眩。規過則後事可懲。庶內外兼致。體用互通。否恐本質雖美。試之以事。則手足錯亂。詢之以古。則耳目茫昧。忠信謹守之益多。而狹隘拘牽之病作。非所以廣聖學也。先生與諸同志酌而采之。又云。前過程山。芻言深荷采納。愚竊謂先生之學以調養心氣爲主。然心處虛靜。何由徵之。但能於橫逆之來不憤激。于逆耳之言不嫌忤。于煩雜之境不燥亂。則此中學問得力與否。便自可考。復謝約齋書云。向以天雨與人從間道之新城。不得暫過。至今快快。所教躬庵送熊生序。經義氣節總屬虛美云云。弟今雖未甚記憶。恐躬庵初不如是。或詞氣抑揚過當而自晦其意也。謂刑名富強智謀才武有濟於世。經義氣節反不如其實用。此則專就經義氣節迂疎已甚者言之。故遂抑之於其下。先生所云刑名才智區區有利於一時。遺害後世不小。經義氣節之士雖未必見用於當世。而啓迪萬世人心。維持萬古綱常者。功甚大。此又專就經義氣節之最高與刑名才智之最陋者言之。故遂伸之於其上。愚以爲兩者之說。皆所謂鉤金與羽。比量重輕。驟而視之似爲大反。細而求之實無異同。何者。經義氣節迂疎已甚者。在先生必不以

爲是。而刑名才智違教害義者。實躬庵所不與。程山易堂大抵于體用中各有專致。彼此勤勤。皆欲出其所見以輔所不足。非苟求相尙也。頃拜手教。諷繹十反。不敢輕置。知先生愛易堂者深。望之甚大。惟恐其或有所誤。以誤後人。易所謂麗澤之義。正在於此。關尹子曰。螭蛆食蛇。蛇食蛙。蛙食螭蛆。聖人之言則然。弟每服誦斯語。以爲四書五經莫不如是。譬如製舟車丸者。以乾聚固其土。服半夏者用蠶。夫一方之用。必兼佐使。一藥之味。必藉炮製。矯其偏而去其毒。然後食之者有益而無損。吾輩爲學立言。自多偏至。雖其是者。不能無弊。朋友講益。所謂佐使炮製。以成是藥之功。免是藥之罪。而敢不敬受乎。易堂雖竊有意用世。然不獨其體雜而未醇。卽所謂用者。舉一漏十。未能得其要領。毋暇他論。以弟一人言之。講求古今當世之務。蓋亦有年。每自揣量兵農禮樂之任。一旦驟以相屬。自信何者。真足勝任。殆無一而可。且今伏處草野。亦每有猝至之故。盤錯之會。遑遑窒塞。顛躓不能中其款會。而洞其首尾。故弟輩之鯁鯁然。以致用爲言者。非獨言其所好。實歎其所不足以爲難。而共勉之也。先生之言體。亦深見立體之難。以相勉。而非謂以吾之有餘者告人。故曰。細而求之。實無異同者此也。朱陸之說紛紜于後世。弟竊以爲誠明。明誠。朱陸之學原無異同。而異同特生于其辯。

息其辨而致其學。則朱陸之門人可合爲一。而況於朱陸乎。然則由躬庵之說長於濟世。由先生之說長於持世。有持世者以操其本。有濟世者以治其標。輕重緩急之間。因時而制其宜。固非有言說可盡者。又承示造就人才。寧重體而用不違。毋重用而體或略。此至當之論。尊作會講一篇。弟以性命之學。未嘗用功。不敢妄加丹黃。中或一字一語。謬爲訂正。紀侯去國。篤議確文。暢具詳評語中。日錄一冊奉正。乞先生暨諸同學細爲指摘。覓寄新城可也。與甘健齋簡云。古今學術自大聖賢而下。不能無所偏至。故子夏未學語。先儒亦謂重此遺彼。不如餘力學文。本末全具。而游夏彼此相非。遂開朱陸異同之原。蓋朱陸學本無異。因累辨而後異生。但求相濟。初不必相非。昔賢之失。亦吾鄙前車之鑒也。至于宋明儒者各有宗旨。拈題固是。各人學問得力處。要莫過于主敬二字。不可顛撲。貴堂師友講求持循。皆此二字最爲的確。愚謂今日亦不必更拈畏天命三字持作宗旨。蓋主敬中已具有之。而不立名目。尤可以化從來道學者門戶蹊徑之見。息天下之事。孔子曰。述而不作。信而好古。本當好。吾不第居于述。則天下之忤心平而辨難之端無自起。弟不敢誦言于程山。私質吾兄。不知當否。

昭代叢書張潮鳳興語小引云。豫章學者有二門庭然。一曰程山。一曰易堂。兩先生者各有所主。程山主氣節。易堂主經濟。二者體用兼資。不可偏廢者也。使言經濟而



不本於氣節。則其久也。或流于維綱而不自知。是氣節之學。較之經濟爲尤重。甘子健齋程山之翹楚也。

答施愚山侍讀書云。若夫性理之學。禱生平疎於治經。儒先之書。間一瀏覽。未嘗專意討索。而嗜欲深重。所謂耳目之于聲色。口于味。四肢于安逸者。皆不能自克治其氣質。又性疾僞儒。每恥言行背馳。是以粗有撰述。皆不敢依附程朱。謬爲精微之論。自甘暴棄。固宜見絕於大君子矣。

五年丙午四十三歲。歲旦作試筆詩。

〔詩集〕丙午元日得日月雙環箋試筆詩云。龍乘雲。蛇乘霧。雲霧冥冥下有馬。神馬日萬里。汗血如火赤。直走扶桑西逐日。日月代出。如環不息。

夏四月上書益陽郭天門先生。述爲學之志。

〔文集〕與袁公白簡云。弟年踰四十。天質孱羸。度更十年。雖幸有遭逢。氣力已衰。不足辦事。爲今之計。但當酌古準今。俟之其人。庶幾火盡薪傳。身死無恨。舊年與郭天門先生書。略盡二十年爲學之志。上郭天門老師書云。丙午四月既望。門下士魏禱九頓首奉書天門夫子座下。伏聞先生勁節清風。老且彌高。著作雄奇。有臨碣石觀滄海之概。禱以衣食無聊。授徒于建昌之新城。因得交湘潭。

王山長。山長才氣俯視一世。真楚風也。讀了葦集。見其與先生往還書。禧不覺正襟肅興如對典型。乃藉手山長奉書于左右。古人有言。有文爲不朽。今海內狼藉爛漫。人有文章。卑者誇博矜靡。如潘陸、謝、沈。浮藻無質。不足言矣。高人志士。寄情于彭澤之篇。發憤于汨羅之賦。固可以興頑懦垂金石。禧竊以爲非其至也。文之至者。當如稻粱可以食天下之飢。布帛可以衣天下之寒。下爲來學所稟承。上爲興王所取法。則一立言之間。而德與功已具。然禧以爲傳之以文者。猶不若傳之以人。邵子曰。人百二十年之物。故人壽有盡。而以人傳人。則無盡。今夫寒食死灰不能燕鳴鷄之羽。然人得以除冥而熟食者。火藏于槐柳。雖沃竈滅燭。終必可得而然。昔文中子老死河汾。其學得房杜之徒而傳。武德貞觀之間。仲淹猶有生氣。龐德公之隱也。從子爲南州冠冕。諸葛公每拜牀下。其所造就此二人者。當必有道。二人遭逢昭烈。則德公可以入鹿門而不返。故曰以文爲不朽者。非其至也。代上某撫軍書云。某竊以爲士不立品者。文雖貴實賤。士不適用者。文雖切實浮。君子雖愛之。賞之。不過如鸚鵡之能言。孔雀之羽毛已耳。嗟乎。文人方自恃其文爲撐天地。光日月。流川峙嶽之物。而君子乃等之於禽鳥耳目之玩。不亦大可哀耶。答李又元簡云。吾輩寢食詩文。欲以文章接壽命。使

身死而名存。自是本念。然士生今日。所可爲當爲者。正非一端。雖文駕班馬。詩驅李杜。尙是第二層三層事。研隣偶存叙云。古今之文。有有意爲之而工。有無意爲之而工。古人有言。文至無心乃傳。其說何也。天下未有以無心而爲文者。故曰。言者心之聲。使其無心。則文之可不作也久矣。而惡乎勤勤然著之爲書。且以傳于天下後世。然後知所謂無心乃傳。無意於傳之。而非無意于作之也。有意於必傳。則將歆然有求知於天下後世之心。求知于天下後世。則其爲文也。則將就其所好避其所惡。而不敢毅然孤行其意於天地。又或故爲詭特駭異之說。以懾天下後世之人。嗟乎。是二者之文。雖使幸傳於世。而自有道之士視之。則亦猶夫駢枝贅疣之附於身已矣。〔目錄〕謂門人曰。文章不朽。全在道理上說得正。見得大。方是世間不可少之文。余覽古今文集。若一連三四篇中。不見一緊要關係語。便知此人只在文士窠臼中作生活者。然要揀正大道理說。又有二病。一是古聖賢通同好語。掇拾敷衍。令人一見生厭。惟恐不完。一是真正切要好語。卻與吾生平爲人南轅北向了不相涉。卽不必言清行濁。立意欺世盜名。亦未免爲識者鄙笑矣。與朱秋厓論文。爲文當先留心史鑑。熟識古今治亂之故。則文雖不合古法。而昌言偉論。亦足信今傳後。此經世爲文合一之功也。

與陳元孝論文云。作文須先爲其有益者。關係天下之文。雖名立言而德與功俱見。亦我輩貧賤中得志事也。文所以可傳中必有物。其文能自傳於世。非世之能傳之。辟如沉水之香精液結聚自不得朽。生速黃熟則不能。故作文立意先求爲世所不可少。則自然卓犖。而更力去常格常調。勁挺老健。則雖未盡合古人法度變化。要亦必爲可傳之文矣。謂子弟曰。凡作文須從不朽處求。不可從速朽處求。如言依忠孝。語關治亂。以真心朴氣爲文者。此不朽之故也。浮華鮮實。妄言悖理。以致周旋世情。自失廉隅者。此速朽之故也。今人作文專一向速朽處着想着力。而日冀其文之不朽。不亦惑乎。

六年丁未四十五歲。春二月居山中。

〔文集〕吾廬飲酒記云。吾廬左瞰三巘峯。前俯石閣。開門羣山來几案。主人坐而延之。是於月夜爲良。丁未仲春月望。同新城涂宜振、家伯子、季子、諸子世傑、宜振從孫尙緯、夜飲前楹。月益明。遠山四周塹若堤岸。烟月沈浸空濛。下視閣影。若巨石巘屹立澄波中。時諸人馮欄相對。寂寥無聲。彭躬庵負杖獨來。儵然若遊魚出于水際。余顧彭子曰。樂乎。彭子漫應曰。子非魚。安知魚之樂。諸人乃大笑。

皆曰良會不易得。更索酒飲盡歡。久之。聞幃中兒啼聲。淒淒然若杜宇鳴夜半。於是宜振病新愈。明日復病。雨沈沈不休。天霽而余同二涂之新城。

三月授徒新城。編左氏兵法。

〔詩集〕丁未三月。授徒新城。編左氏兵法。卻寄門人任安世。賴章。吳正名詩云。霍不學古法。趙徒讀父書。規矩生神明。膠柱斯爲愚。任生好權略。惜哉僅芭苴。左氏入麤細。萬變出其樞。重瞳不足學。成敗竟何如。夜夢韋獨來。赤腳上階趨。諸生飯東楹。揖之食有魚。云師講左傳。願得陪坐隅。嗟汝二三子。傷貧徒次且。〔日錄〕余撰左氏兵謀。兵法。或問左傳兵法與孫子異同何如。曰。左傳是孫子注腳。閏四月晤藥地大師於新城天峯寺。

〔文集〕送藥地大師游武夷山叙云。丁未閏月師自青原遊武夷。遷路新城。招晤天峯寺中。時余以授徒閉關。竊出痛談。一日夜不得止。余向與師相見有猶龍之況。今別師七年。胸中新語勃勃不自遏。明日師謂涂澹庵曰。冰叔昨與吾夜談。燭見跋。神采益壯。聲如洪鐘。余方病喉痛不能言論。輟講席已數日。及見師談不倦。喉且頓瘡。獨恨身羈課誦。不得從武夷游。



七年戊申四十五歲。春二月授經勺庭。

〔梓室文稿〕左傳經世跋云。戊申二月。家叔父居勺庭。授經石閣之下。門人童子侍講席而坐。布席丈有幾尺。〔文集〕答楊友石書云。弟居翠微山中。桃李梧桐之花高於屋。高竹成長林。庭中有周軒曲檻。檻前方池二丈。池上有露臺游眺之樂。弟每自念家日貧。舉債日重。教授所得不薄。不足以償舉債者子母。而性好治屋室。又不能三五日不肉食。是安所取資。惴惴然恒懼不免。

夏五月髻山宋未有先生病卒。秋八月十日設位以哭之。

〔詩集〕戊申八月十日哭匡山宋未有先生詩云。林子湖東歸。貽我書一紙。爲言宋白石。五月中風死。我夜十數驚。天明推枕起。盥水白衣冠。雙燭炤素几。剪紙爲明旌。上書宋貞士。立哭拜不興。哀聲動林木。堂下立門人。拜跪偕諸子。天峯楊友石。君與同游止。惟君猶張弓。楊子直如矢。我當志氣衰。心以二君砥。嘆息斯人亡。又弱一个矣。三月蔡生來。君手寄我書。謂我長議論。偏峯當刪除。君體近益醇。于用無乃迂。向者論尸復。與甘健齋論祭尸喪服爲不可去。勇於信宋儒。才識貴明達。漢唐足兼須。度此報書至。君死月已踰。憶昔初定交。朝日出匡廬。陪我棲賢遊。林子相與俱。更逢吳稽田。結交無躊躇。天心

厭志士。行恐轉溝渠。寒木畏春風。後死當何如。

鈔左傳經世成、二十三卷。

〔文集〕左傳經世叙云。讀書所以明理也。明理所以適用也。故讀書不足經世。則雖外極博綜。內析秋毫。與未嘗讀書同。經世之務。莫備于史。禧嘗以爲尙書史之太祖。左傳史之大宗。古今治天下之理。盡于書。而古今御天下之變。備于左傳。明其理。達其變。讀秦漢以下之史。猶入宗廟之中。循其昭穆。而別其子姓。瞭如指掌矣。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。執大事。決大疑。定大變。學術勳業。爛然天壤。然尋其端緒。求其要領。則左傳已先具之。蓋世之變也。弑奪蒸報。傾危侵伐之事。至春秋已極。身當其變者。莫不有精苦之志。深沈之略。應猝之才。發而不可禦之勇。久而不回之力。以謹操其事之始終。而成確然之効。至于兵法奇正之節。自司馬穰苴。孫吳以下。不能易也。禧少好左氏。及遭變亂。放廢山中者二十年。時時取而讀之。若于古人經世大用。左氏隱而未發之旨。薄有所會。隨筆評註。以示門人。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。歷二千餘年。發微闡幽。成一家言者。不可勝數。然多好其文辭。篤格之工。相與論議而已。唐崔日用。工左氏學。頗用自矜。及與武平一論三桓七穆。不能對。乃自慙曰。

吾請北面。徐文遠從沈重質問左氏。久之辭去。曰：「先生所說紙上語爾。」禧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，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流，原非所貴。其不能對亦無足慚。此蓋博士弟子所務，非古人讀書之意。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，而補其未備，持循而變通之，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，故足貴也。禧評註之餘，間作雜論二十篇，書後一篇，課諸生作雜問八篇，用附卷末。就正于有道。左氏好紀怪誕，溺功利禍福之見，論時駁而不醇，然如石礪誅吁厚。范宣子禦欒盈，陰飴甥爰田，州兵之謀，晏嬰不死崔杼，子產焚載書，及子皮授子產政諸篇，皆古今定變大略，而陰飴甥會秦伯，王城燭之武，夜縋見秦伯，蔡聲子復伍舉，則詞命之極致。後之學者，尤當深思而力體之也。答汪舟次書云：「禧二十年來殫心成左傳經世一書，嘗就正有道，謬許爲二千餘年所僅有。此書非數百金不克登板，足下交遊廣多，好古有力之士，其亦不待百數十年而有穆伯長乎？」復都昌曹九萃書云：「禧生平竊好左氏之文，十年殫心評註，具成左傳經世一書，有所謂黑肱辭邑者，其論旨與足下約略相似。又云：禧于左氏之文，以爲足致實事者十常七八，故篤好而深嗜。黑肱一篇亦全豹之文也。」〔魏興士左傳經世跋〕秋八月，命門人四五人更授左傳經。世于是鈔其精且要者，凡三百有餘篇。予小子傑亦庶幾

得手書而讀之。叔父少好學。年十一出交州里與鄉先生游。年二十有一而丁國變。閱世至今凡三十有餘年。而天下之大變、大故、可驚、可愕之事、雖身百歲所經歷未有過于此一二十年間者。故其于人之情僞、世故之變、所爲博觀而熟慮之者、則無不于左氏相觸發以得古人深心大略于立言之表。然後知經世一書、非必于左氏得之。而特于左氏發之者也。是書也歲乙巳叔父講之以授門人。丁未又講之。迄今反覆論議而猶若不能盡其所至者。〔曾青藜序叔子文集〕叔子又自言、吾于史漢叙事法未能得其要領而最好左氏。間發其微言大義成左傳經世一書。〔姜宸英序懷葛堂集〕友人寧都魏徵君冰叔、雖隱居不仕。益讀書、好觀古治亂之迹。以逆揣其成敗得失之所以然。所著書以略見其意者有左傳經世一編。

冬十月易堂李咸齋先生病卒。

〔文集〕李咸齋私諡議云。李咸齋先生諱騰蛟、字力負。于易堂爲長。諸子皆兄事之。戊申冬十月、先生病終於三巘。諸族友嫺朋友弟子皆哭失聲。旣大殮。衆相與謀曰。後世匹夫之有令節篤行者時人多私爲之諡。亦以補朝典之闕、表幽潛之德也。語曰。蓋棺論始定。跡先生生平其可以諡。于是易

堂友弟魏禧揚言于衆曰。諸君子言是也。先生當乙丙間除諸生籍。二十餘年非法之服勿服也。非法之人勿見也。可不謂貞乎。性誠厚愛人。與人煦煦然若惟恐傷之。雖子弟門人犯之勿較。可不謂惠乎。于是堂上皆應聲曰。然。于是私諡曰貞惠先生。

是歲作書答門人李作謀言生平志趣所在。

〔文集〕答南豐李作謀書云。僕生二十一丁國變。則慨然願交奇偉非常之士。嗣是友道日廣。有若易堂之經術文章。程山之理學。髻峯天峯之節義。以至四方文人奇士。僕皆得與游。以自陶淑所不及。則又皆窺其藩籬未登其堂奧。是以碌碌無所成立。不敢望諸君子項背。然所以恢弘其志氣。砥礪其實用者。雖不能盡變化其氣質之鄙陋。而身受諸君子之教。則既已多矣。足下少年英篤有古今之志。既得程山諸先生爲師友。僕所能知能言者。足下諒無不聞。而足下謙誠懇款。致書七八百言。自道嚮往之意。此誠於僕無當。僕亦何能更益足下。獨僕生平以朋友爲性命。飢渴而十餘年間。則尤篤意於少年卓犖之人。蓋任天下難事。當天下之變。非少年血氣雄剛不足勝任。而爲塗日長。其才與學皆可深造。而不足量其所至。又僕所交程山易堂二峯之人。其長者年踰六十。少者亦且



四十。皆漸就老死。終恐不獲得志於天下。以自驗其學。古人有言曰。火盡而薪傳。然欲火之不息在於積薪。欲志之不滅。在乎得人。頃者髯峯宋未有先生中風暴卒。易堂李咸齋先生病九日而死。僕益用危痛。而不意少年卓犖之人。遂得之足下。僕年四十有五而無子。絕續之間。自有天命。然居常不憂身之無後。而憂後起者之無人。是以一見足下所論著。不勝其拳拳也。不得已而欲有以益足下。則亦曰。恢宏其志氣。砥礪其實用而已。所謂恢宏其志氣者。人之患莫大乎自私自吝。安於卑俗。而不以古人自期。故其下者。志在一身一家。苟安於溫飽。而上不過謹言慎行。取鄉里善人之譽。夫志極其大。則安天下而有餘。極其小。則事父母而不足。何者。志氣私吝。雖父母兄弟皆視爲吾身以外之人。而不與其休戚也。然使不能砥礪其實用。則志高而無常。言大而夸。井曰乾餱之任。有不得其使者。故必自度吾才之所可成。孜孜然博覽古今之故。親明師良友以講求之。歷其身於事會。盤錯以自試其能。而恍乎日抱處士虛聲之懼。然後使之在一職。則必稱爲一事。則必成。雖身爲守令。下逮丞尉委吏。而其利國家濟生民之心。則與宰相六卿等。僕有志未逮。言之而不能行。故欲與足下共相勉。而足下年富力強。他日如僕年歲。必當十百於僕。是故後起者老死之所待而瞑目者。

也。今天下不乏卓犖之人。方其少年焰焰然若火之始盛。既而志衰於嗜欲。氣奪於禍患。心亂於饑寒。行移於風俗。學術壞於師友。及至強立之年。則委靡沈溺。而向時之志氣燼乎若死灰之不復然。僕願足下毋以小挫而回。毋以小得而自足。以必求爲古今有用之人。是則僕之所以報足下者。他固不足論已。

八年己酉四十六歲。春正月居山中。夏五月辭翟韓城幣。

〔文集〕答翟韓城書云。己酉五月。禧頓首。禧伏草土之日久矣。年少善病。二十後益困羸。遂謝場屋。又自知錄錄無足舉。似公卿貴人不敢以名姓自通。然□潤九里。漸濡三百里。執事弭節芝城。禧竊得被其風教。既於姊壻丘邦士具聞執事好士如饑渴。以當世自命。所自處處人皆在牝牡驪黃之外。願望見顏色。自昔至今。旣念子輿氏尙友之義。則同此天地。千里萬里自有偉人傑士。精神氣魄默然相感召。雖不必聞名姓。如執手於一堂之上。况必區區謀面然後愉快。頃者伏承過聽。五千里遣使辱以書幣。惶愧悚息。行常整毛啣轡。策其駑鈍以副知己。獨是貞疾不瘳。頗艱跋履。膝下無一尺之男。室有瀕死之婦。比年以債食授徒新城。去家山不過四百里。亦且儻來忽逝。教事不終。今歲

主人以鄉試之役。又復強而致之。語云。獸鹿惟薦草而就。是用拜書反幣。罪何可言。罪何可言。禧聞野人憂君之無食而獻之芹。憂君之寒教以曝日。其事誠足鄙笑。然意則無惡也。禧敢爲不急之言。以薦於左右。禧資弱才鈍。幼習帖括。病廢以來始學古文。兵、農、禮、樂、天官、地理、讖、緯之學。下至醫、藥、筮、卜、算、書、畫、博、奕、彈、琴、歌、曲、命、相、射、弓、擊、劍、走、馬。皆不能有毫末之技。足自鳴於人。獨好讀史。論古人成敗。議天下古今之變。

〔文集〕 庵季弟和公。頻年授徒新城。則同涂宜振。長夕相討論。余善病。嘗委頓

枕席。及與三人論史。或推枕起投袂。奮步於室中。疾聲大言。聞者驚爲詭譎。一日綠一人不可不讀史。未讀時。覺自己儘高。七尺之軀。昂然獨上。及見前代人物。忽不覺矮矮極了。大地雖寬。竟無站足

之地。則又皆空言無當實事。嘗笑謂彭躬庵。丘邦士曰。吾近讀留侯武鄉侯傳。各有所得。二人問所得維何。曰。於留侯得善病。於武鄉得食少耳。然博觀古今成敗。則亦有可言者。方今天下休息。年和穀豐。萬里昇平。亦何有萬分一足以厝意。聞之子范子曰。夏則資裘。冬則資絺。陸則資舟。水則資車。故書曰。惟事事乃其有備。有備無患。詩曰。雖有絲麻。無棄菅蒯。雖有姬姜。無棄蕉萃。凡百君子。莫不代匱。記曰。凡事豫則立。天下之事。利害常兼。故有以豫成。亦有以豫敗。蟻避水以徙封。水未至而鶴已鳴於垤。鵲知來歲大風。巢於下枝。風未動而童子探其卵。禧竊以爲當今之世。豫備之道。有百利而

無一害者。亦曰求士愛民而已矣。屏絕虛僞躁幽之士。而求深沈明達膽決之人。則不至如竇嬰郭解之以客自累。愛民而民親之。則緩急有以自保。傳曰。民保於城。城保於德。伏聞執事廉清介義無所求取於民。此韓城百萬家之福也。執事下士愛賢。亦既篤於其性矣。今夫廉者稜角峭厲。義勝者威足以掩其仁。古今賢士大夫之所同也。天下常有號安富無事。井里熙恬。而民生日蹙困於徵求。死亡於敲扑圉圉。爲仁人君子所不忍見聞者。故曾子曰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。龔遂曰。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。蘇文忠論刑賞忠厚則曰。仁可過義不可過。此愚每讀路溫舒尙德緩刑書。未嘗不痛心而流涕也。且夫堯舜好生不廢象刑。漢文、景、唐太宗號稱盛治。不能不斷死罪。傳曰。惟仁人惟能愛人。能惡人。鑿斷之用亦豈可少。然如古人所謂求其生而不得。則殺之之心與生之之功等。是故除大慙赦小過。持綱紀禁暴苛。束溼薪於胥吏而更弦於細民。使百姓曉然見吾心而實被其澤。則近悅遠來戴之如父母。仰之若神明。時平則歌頌興於路。禱祀延於身存。有故則若手足之捍頭目。決千尺之溪於山而注之壑也。古之聖人任天下於一身。而托一身於天下。及其有爲則事半而功倍者。率此道也。嘗讀子張問仁至信則人任一語。以爲君子立身處世不可不豫養其望。養

望在於立信。立信在於吾之表裏可見於人。而人無所疑。此士之出處皆有之。處者之信以不苟利祿去就。不侵然諾爲大。出者之信以好士愛民爲大。伏維執事無書不讀。無事不周知而討論之。意中所見常千萬倍於尋常。此腐儒小生之言何足一充其耳。然苟當緩急奇謀祕計之所不及施。則其言未必無萬一足用。蓋芹曝之說施於肥甘輕煖之日則鄙而笑。會當饑寒雖王公亦有時可取。不審執事其終以爲野人而吐之也。外上郭天門先生書。左傳經世叙。吾廬記。門人熊養及字說。以補報書所未盡。惟禧學無所短長。稍知執筆爲文。李太白嘲魯儒云。問以濟時策。茫如墮烟霧。無已故終以文章進。處士虛聲今古同然。執事卽有以知其不可用矣。臨書惶恐。

秋八月客南州。

〔文集〕中秋與富平李天生書云。僕隔絕五六千里。僕不得往。足下不得來。不知何時得相見。一窺足下前後用心所在。然僕竊謂考古以用今。練事以驗理。求友以自大其身。造士以伸吾身之可死。此數言者。度足下亦不以爲河漢。而求友造士二者爲尤大而急。僕生平一無所長。二十餘年休廢山中。教授外不能荷鋤把釣。因得留意於文章。如留侯論左傳經世序。與郭李二書。熊黃兩門人字





韓信而授以大將。一見彭越。黥布而授以相國。飲食供具如王者。捐三十萬斤金。予陳平而不疑。漢定天下。息兵休民。烟火萬里。本高帝養此數人力也。則易養賢以及民之說也。黃聖木字說云。黃君名楷。仲舅氏字曰聖木。按周公陵木曰模。孔陵木曰楷。言四時不凋落。柯直不歧。可爲模楷。法則也。制文字者。因木以命字。抑字初有此義。取以命木。則未之考也。木者春德。於性爲仁。聖仁爲大木質。故生而不窮。故聖人曰剛毅木訥近仁。雖然。木從繩則正。后從諫則聖。聖然後可以模楷萬物。黃君從之矣。

### 九月初四夜夢與兄伯子先生論文。

〔日錄〕己酉九月初四夜夢與伯兄論文。達旦醒而錄其記憶者。予云。聰明人最有好議論。然不如老成閱歷之人。議論更精。說得便行得也。嘗聞閱歷人極平常語。細思之。字字穩當。有深味。或於他日他事。乃悟其言之妙。伯兄云。古人一字不輕下。一語有幾層曲折。四面玲瓏。〔文集〕與王若先簡云。日讀西漢文。殊歎息。大須熟讀唐宋八家。乃見其妙。文似無間架。無鍼線。然錯綜曲折。照應牽拂。最巧妙。但文古樸。法不易見。非如八家起伏轉折。徑路可尋耳。拙處愈雋。生處愈韻。樸處愈華。直處愈曲折。粗俗處愈文雅。前輩嘗云。西漢風韻。今人但以龐厚當之。流爲凝重。肥窒失之遠矣。東漢文高者。一二足追配。弊薄輒流六朝。特魏晉中不乏佳趣。如詩盛唐之有晚唐也。古人文開卷便益神智。客難解嘲。答賓戲。釋難之屬。作者乃如嚼白蠟。述做者使人還作惡吐。嘔耳。後人做艾如張。君馬。

黃、吾望見篇題便知了無佳作。急手翻過去也。孔正叔楷園文集叙云。夫五經之文五岳也。屈原、莊周、左丘明、司馬遷、班固、五丘也。天下之山必五嶽五丘。非是不足名山。及讀柳子厚黃溪、鉅谿潭、西小丘、袁家渴、諸記。則又爽然自失。其幽峭奇雋之氣。未嘗不與五嶽五丘並名天壤。季子文集叙云。季子文則近柳子厚。子厚少好文選。所爲山水記造語之奇多從漢賦出。諸大篇。卽如封建論、屑瀾疊嶂、峭曲衍邃。亦山水諸記展拓而成。又云子厚駁復讎議、寄許京兆、與退之論史官等作大爲難工。讀宋李忠定公集云。王文成奏議剛健精明。昭昭然若日月之經天。忠定奏議雄深曉暢。浩浩乎如江河之行地。古今排儷之文。能使事情剴切者惟陸宣公耳。讀公乞罷僕射諸表。但有過之無不及也。〔日錄〕歐文之妙只是說而不說。說而不說。是以極吞吐、往復、參差、離合之致。史遷加以超忽不羈。故其文特雄。韓文入手多特起。故雄奇有力。歐文入手多配說。故委迤不窮。相配之妙。至于旁正錯出。幾不可分。非尋常賓主之法可言矣。門人問曰。古人言文章與世運遞降。果然乎。曰。古今文章代有不同。而其大變有二。自唐虞至於兩漢。此與世運遞降者也。自魏晉以迄於今。此不與世運遞降者也。三代之文不如唐虞。秦漢之文不如三代。此易見也。上古純龐之氣。因時遞

開。其自簡而之繁。質而之文。正而之變者。至兩漢而極。故當其氣運有所必開。雖三代聖人不能上同於唐虞。而變之初極。雖降於兩漢。猶爲近古。故曰與世運遞降也。魏晉以來。其文靡弱。至隋唐而極。而韓愈、李翱諸人崛起八代之後。有以振之。天下翕然敦古。梁唐以來。無文章矣。而歐蘇諸人崛起六代之後。古學於是復振。若以世代論。則李忠定之奏議。卓然高出於陸宣公。王文成之文章。又豈許衡、虞集諸人所可望。豈天下之運必有所變。天下之變必有所止。使變而不止。則日降而無升。自魏晉靡弱。更數千百年。以至於今日。天下尙有文章乎。故曰不與世運遞降者也。〔文集〕答孔正叔簡云。善爲文者。以六經爲寢廟。左史爲堂奧。唐宋大家爲門戶。然讀左史。則欲去其誣濫不經。唐宋大家。則欲去其偏見卮言。與文士之谿徑。才人之氣習。夫非以求勝古人也。後之學者。必有以勝古人。而後古人可學而至。故曰智過其師。乃能如師。卑卑而守之。循循而效之。雖聲實並至。其去古人則已遠矣。張無擇文集序云。儒者之文。沈以緩。才人之文。揚以急。文人之文。文勝其質。學者之文。質勝其文。然得其一。皆足以自名。宗子發文集叙云。今天下治古文衆矣。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。而中一無所有。其弊爲優孟之衣冠。天質卓犖者。師心自用。其弊爲野戰無紀之師。動而取敗。

蹈是二者、而主以自滿假之心。輔以流俗諛言。天資學力所至。適足以助其背馳。乃欲卓然並立於古人。嗚呼、難哉。八大家文鈔選叙云。吾聞史記爲太史公未成之書。使太史公而在。當必更有改定。安見韓蘇諸公于其文。遂謂一成不可易也。古人之文。自左史而下。各有其病。學古人者。必知古人之病。而力洗滌之。不然者。吾既自有其病。而又益以古人之病。則天下之病。皆萃於吾一人之身。其尙可以爲人乎哉。溉堂續集叙云。學古人之文者。縱不得抗衡古人。亦當爲其子孫。不當爲奴婢。譬如豪僕失主人。則俵俵無所之。子孫雖歷世久。必有真肖其祖父之處。余又嘗謂善學者。心日進而不已。然造詣有所極。則不可以復進而不已者。無進境而有變境也。天之雨。非有進于晴也。今日晴而明日雨。則人樂其日新而不窮。〔日錄〕與丘而康論文。簡勁明切。作家之文也。波瀾激蕩。才士之文也。紆徐敦厚。儒者之文也。爲儒者之文。當先去其七弊。可深厚不可晦重。可詳復不可煩碎。可寬博不可泛衍。可正大不可方板。可和柔不可靡弱。可無驚人之論。不可重襲古聖賢睡餘。其旨可原本先聖先儒。不可一開口輒以聖人大儒爲開場話頭。七弊去而七美全。斯可以語儒者之文也。問學古人而不襲其跡。當由何道。曰。平時不論何人何文。只將他好處沈酣徧歷。博采諸篇刻



意體認。及臨文時不可着一古人一名文在胸。則觸手與古法會。而自無某文某篇之跡。蓋模擬者如人好香。偏身便佩香囊。沈酣而不模擬者。如人日夕住香肆中。衣帶間無一毫香物。卻通身香氣迎人也。與陳元孝論文云。人不可一事無師友。卽文章小技所藉訓正亦多。但念孤居無師友。何時得自知工拙。則試以此置之秦漢唐宋大家中。其命意立格遣詞。入得伴否。人從暗中摸索。分別否。果其入之無分。而篇句全似某古人。从擬爲某古人文。則亦非其至必也。入之古人中不可分別。從蹤跡其似古人某篇。又不可得。則思過半矣。吾輩生古人之後。當爲古人子孫。不可爲古人奴婢。蓋爲子孫則有得於古人真血脈。爲奴婢則依傍古人作活耳。唐宋八大家文。退之如崇山大海。孕育靈怪。子厚如幽巖怪壑。鳥叫猿啼。永叔如秋山平遠。春谷倩麗。園林亭沼。悉可圖畫。其奏劄健樸刻切。終帶本色之妙。明允如尊官酷吏。南面發令。雖無理事。誰敢不承。東坡如長江大河。時或疏爲清渠。瀦爲池沼。子由如晴絲裊空。其雄偉者如天半風雨。嫋娜而下。介甫如斷岸千尺。又如高士豁刻不近人情。子固如陂澤春漲。雖憑漫而深厚有氣力。說苑等叙乃特緊嚴。然諸家亦各有病。學古人者。知得古人病處。極力洗刷。方能步趨。否則我自有病。又益以古人之病。便成一幅百醜圖。

矣。或問學八大家而不善其病何如。曰。學子厚易失之小。學永叔易失之平。學東坡易失之衍。學子固易失之滯。學介甫易失之枯。學子由易失之蔓。惟學昌黎老泉少病。然昌黎易失之生撰。老泉易失之粗豪。病終愈于他家也。門人問曰。古之文章足以觀人。今之文章不足以觀人者何也。曰。古人文章無一定格例。各就其造詣所至。意所欲言者。發抒而出。故其文純雜瑕瑜。犁然並見。至於後世則古人能事已備。有格可肖。有法可學。忠孝仁義有其文。智能勇功有其文。孰者雄古。孰者卑弱。父兄所教。師友所傳。莫不取其尤工而最篤者。日夕揣摩。以取名於時。是以大奸能爲大忠之文。至拙能襲至巧之論。雖有孟子知言。亦孰從而辯之哉。

冬十月客新城。聞門人李作謀死。遂至程山哭于其家。

〔文集〕曾庭聞文集叙 告李作謀墓文 新城縣學宮重修記

九年庚戌四十七歲。春二月如南豐哭門人李作謀墓。三月至新城。夏四月自新城復至程山。秋九月與西陵登高之會。

〔文集〕登高集叙云。庚戌秋山陽黃大宗游西陵。九日爲登高之會。游未暢。大宗乃倣古爲展重陽

客集而天雨。大宗曰。吾再展以日二十九可哉。期日舟徒雜進。諸名士聞風來會。三會皆有詩。  
重登燕子磯。

〔詩集〕庚戌九月雨後重登燕子磯。見伯季舊題。悵然有懷云。怪石孤亭立太虛。江山無恙獨愁予。  
不知故國幾男子。剩有乾坤一腐儒。東壁數行留雁字。西湖八月斷魚書。時伯季在浙重陽最是多風雨。  
兩地登臨總未殊。

冬十月客廣陵。十一月自廣陵歸。作大鐵椎傳。

〔文集〕大鐵椎傳叙云。庚戌十一月予自廣陵歸。與陳子燦同舟。子燦年二十八好武事。予授以左  
氏兵謀、兵法。因問數游南北逢異人乎。子燦爲述大鐵椎。作大鐵椎傳。

是歲有與徐孝先手簡自明素志。

〔文集〕與徐孝先簡云。弟知孝先久不得直。竊用惆悵。春杪接旬兄書。傳述誨言。懇懇以古人望我。  
感激何可言。弟閉戶十八年始出遊。交東南賢者。歸又八年而出。出處取與間。常兢兢恐失山中面  
目。而交遊勢不得不雜。文字酬應不得不多。乖違本志。遂亦不少。杜子美云。在山泉水清。出山泉水

濁。每念斯語。展轉生愧。始信浮沈之際大是難爲。此後益當因明訓加愆也。天下陽氣孤微。正人日衰落。同志之英不彼此砥礪夾持。坐令棟撓柱折。先生蓋爲斯世愛惜人才。不獨私厚於弟也。

〔文集〕涂太君七十壽序 封禹成五十壽序 跋嘉興高念祖先世手跡卷後

十年辛亥四十八歲。春二月舟阻三墩。寄書諸子世傑論文。

〔文集〕與諸子世傑論文書云。汝近於古文已得徑路。至入門庭窺堂室則視學所至耳。汝勇於學吾文。亦要知吾文所不工處。吾少工時文。遂術增熟。稍一放手。時弱之調便湊筆下。又天姿短不能多讀古書。讀輒就遺忘。以故疎薄不能博洽。出入不窮。又不曉星緯九州形勢聲律飛走植潛之性。不能情狀物。審若不爾。則吾文當更磅礴也。吾好窮古今治亂得失。長議論。吾文集頗工論策。吾每謂文字古人格調已盡。無復更有。唐宋大家率皆割取甘飴。特出意煎烹發俎成味。譬猶蜂采百花爲蜜。蜚生聚五侯之饌爲鯖。然以蘇氏父子論則古當不有是。不謂開創殊不可得。吾諸論亦私自謂蘇氏後恐無其偶。吾策文田制封建奄宦等文不立規格。汨汨浩浩雖文采不逮龍賈。亦竊希賈長沙、李忠定。其他文工拙雜呈。有學不足學。汝當以古人分別之。吾成集不能多汰。故吾前叙宗子

發言文章要在積理。吾所見地如是。非曰能至。日錄是吾積理之書。後輩足可玩味。要如饕人數家珍。先代留遺不無好玩。而瓦釜腳折鐺亦充十指所伸屈。吾少好左傳蘇老泉。中年稍涉他氏。然文無專嗜。惟擇吾所雅愛賞者。至於作文則切不喜學何人何篇目。故文成都無專似。孔子所謂不入於室意當在是耶。汝學文須學古人文。不當以古人子孫爲祖父。然同時人情事相比近。吾可得知用意力處。艱難所在。如見大匠斲樸易爲工巧。吾吮毫久不就。就了不異人或苦繁多求清省無處。又當轉收左右礙滯。計乃無所出。譬猶誤上峻石。臨浪沸之水。面白筋弛。慄不得下。見能者掉臂引足。武之所布皆有尺寸方法。達於平地。豈不遂暢。故學今人文有功速於古。何者以此也。便不當視今人爲準的。則子孫之說吾又故言之。舟中日視吾兄論文數十則。最得大意。其天姿高乃都於近人近情處。故爲特妙。吾前後與陳元孝論文及他書論中。汝采掇附之與兄弟共觀習。今不勝人亦成吾一門之學。初八日舟泊三墩。隔會城數百步。阻風不得上。書此寄汝。又因歎文章難到家處亦如此。不在多也。辛亥二月叔父書。與彭躬庵簡云。今之爲古文者止知工句。次則工格而不知工意。學者須先工意。次及格。又次及句。及其將成也。所難工者反在句。蓋意格到則俱到。而一篇止一



意格。句則自首至尾千言百言無不須工。譬之貧家。意格猶製衣服。一衣可衣數年。句如辦柴米日。日闕少不得。而句之拙者又能累意格不工。譬如人絕柴米并將衣服典鬻去也。寄諸子世倣世儼簡云。作文貴先立意。不必求異。但須有獨到處便足異人。然既有好意須思此意如何方能發得透確。用何陪賓。用何引證。前後當如何位置。一一要合古人法度。文成乃粲然可觀。學文堂文集叙云。格調者文之繪事後素者也。文以意爲先。而一篇必有一意。則能文者夫人而知之。蓋君子之立言與立身立事者皆必有其大意。大意既定則無往不得其意。譬如治軍。汾陽之寬。臨淮之嚴。自決機兩陣。至一令一號。皆終身行其意所獨得。故皆足以成功。否則因題命意。緣事以起論。其前後每自相抵牾。而觀者回惑捍格。無所得其根本。〔文集〕答毛馳黃簡云。今天下家殊人異。爭名文章。然辨之不過二說。曰本領。曰家數而已。有本領者如巨宦大賈家多金銀。時出其所有以買田宅。營園圃。市珍奇玩好。無所不可。有家數者如王謝子弟容止言談。自然大雅。有本領無家數。理識雖自卓絕不合古人法度。不能曲折變化以自盡其意。如富人作屋。梓材丹雘。物物貴美。而結構鄙俗。觀者神氣索然。有家數無本領。望之居然史漢大家。進求之則有古人而無我。如俳優登場啼笑之。



可勝窮矣。夫日數窮於十。子又加二焉。是以配而益多。生而無窮。此文之法也。夫文章之道多銳者易折。善動者易流。故必運動於靜。藏銳於鈍。此聖人之愚色。書法所謂如畫沙如印泥者也。此文章之法也。〔日錄〕與子弟論文云。文之工者美必兼兩。每下一筆。其可見之妙在此。卻又有不可見之妙在彼。譬如作屋。左砂高聳。右砂低卸。必須培高右砂方稱。拙者鑿土填石。人一見知爲補右砂之闕。巧者只栽竹樹。令高與左齊。人一見只賞歎林木幽茂之妙。而不知其意實補右砂低卸也。又文字首尾照應之法。有明明繳應起處者。有竟不顧者。有若無意牽動者。有反罵破通篇大意。實是照應收拾者。不明變化則千篇一律。而文亦易入板俗矣。又古文接處用提法人所易知。轉處用駐法人所難曉。凡文之轉易流便無力。故每於字句未轉時情勢先轉。少駐而後下。則頓挫沈鬱之意生。譬如駿馬下阪。雖疾驅如飛。而四蹄着石處步步有力。若驚馬下峻阪。只是滑溜將去。四蹄全作主不得。更有當轉而不用轉語。以開爲轉。以起爲轉。轉之能事盡矣。嘗言古文轉接之法一定不可易。或問古文轉接有極奇變出人意外處。何謂一定。曰。試將原文轉接處以己意改換。至再至十終不能及。便知此奇變乃是一定也。若非一定。便任人改換得。與陳元孝論文云。大家

文字必能於小中見大。然小題大做便是小家伎倆。殊可惜厭。評彭躬庵敍和公南海西秦詩曰。字字句句、拔起聳立。險秀異常。分明是一幅華山圖也。文無波瀾無轉折。卻以峰巒爲波瀾。起頓爲轉折。嘗論文有得水分者。有得山分者。子瞻水分多。故波瀾動盪。退之山分多。故峰巒峭起。此序亦是山分文字。〔文集〕與門人王愈融簡云。初學古文不可急求好。用力誦讀揣摩當有好日。聖人所謂先難後獲也。又云。余作文頗敏。頃刻數紙。特搜剔刪削。每旬日不休。大較用工作之十三。琢之磨之十七也。爲文有驕心、怠氣、疏慢、苟足、之情皆不可以入室。及其至處。工候所到。自然臻之。嘗看大文微巧之妙。若須一一想頭布置。雖十年不能成。只信手湊拍。天機相觸。然非攻苦積久。不可妄希。復羅珂雪簡云。愚願足下于集中省篇。篇中省句。句中省字。文章如用兵。貴精而不貴多。韓淮陰多多益善。王剪六十萬。古兵家亦少有是人。當下脫稿不無溢出。譬如春夏發生草木。豈得枝枝入畫。至書牘溫寒語尤多泛濫。史書所載詔誥疏箋未必初稿輒爾不遺一字也。〔日錄〕昔人論古文之妙在瘦勁轉。孫月峯專取淨鍊。蓋鍊而不淨。則組織之華非金鐵之剛也。不瘦則不得勁。轉而不勁則氣流。便所謂瘦。非寒儉也。物之華美莫過金玉。然石肥而玉瘦。銅錫肥而金瘦。惟瘦故重。重

故貴。知瘦之不妨華美。則知華美不瘦之不足重。故文之真能簡者。有汰句鍊字以短節勝者。而蒸蒸汨汨。如霞起潮生。層出不窮。亦不害爲簡。蓋能刪餘意支言。及人人所能道及。不必盡言而意自見者。則雖篇長而無漫語。語多而無冗句。句長而無衍字也。嘗論古人文法之簡。須在極明白處。方見其妙。簡莫尙於左傳。然如宋公靳之等句。須解注者不足爲簡也。門人問如何方是簡之妙。曰。如秦伯猶用孟明。突然六字起句。格法旣高。只一猶字讀過。便見五種義味。孟明之再敗。孟明之終可用。秦伯之知人。不以再敗而見棄。時俗人之驚疑。君子之嘆服。皆一一如見。不待注釋解說而後明。如此乃謂真簡。真化工之筆矣。東房言作文者善改不如善刪。此可得學簡之法。然句中刪字。篇中刪句。集中刪篇。所易知也。善作文者能于將作時刪意。未作時刪題。使省卻多少筆墨。能刪題乃真簡矣。善改文者有移花接木之妙。如上下段本不相干。稍爲貫串。便成一氣是也。有改頭易面之妙。如原本說寒。將要緊處改換翻成說熱是也。深味此法。于自作文亦增多多少境界矣。

夏四月客揚州。渡江遊金焦。

〔文集〕游京口南山詩引云。辛亥四月予客揚州。李礪園招游金焦。宗子發欣然從之。旣渡江。大風



江溪揚埃。白浪拍山腰。兩山微茫若被煙雨。乃游南山。經鶴林、招隱洞、夾山、八公、諸勝。予家金精第一峯奇石四十里。岩洞窈冥怪詭。視南山無足當意。予欲反。李子強予終遊蓮花洞。天適雨至。則山石崢嶸。菡萏側垂。露房綴的雨濡濡如晨風滴露。蒼崖上開千瓣白芍藥一枝。洞口立小石峰。古梅樹偃軼偃蓋。倚峰蔭洞。梧桐高百尺孤生石角。雨益下。山僧進櫻筍。二子據案作詩。無紙各以白磁磔起草。摘玉簪葉書之。予方倚梧下作礪園種竹圖說竟。而二子詩成並工。予遂不更作。引其篇端云。

五月飲集廣陵寓室。

〔詩集〕辛亥端陽前一日。禹航嚴公顯亭招飲廣陵寓室。同集者長安王築夫。三原孫豹人。歙縣程穆倩。休寧汪舟次。泰州鄧孝咸。嘉興計甫草。吳縣浦潛夫。吳江董方南。錢塘章淇上。孫嘉客。居停主人、雲南朱雲卿。飲酒甚暢。旣罷。甫草曰。是不可無作。於是築夫豹人並久僑廣陵。咸謂予江右地最遠宜倡。同人各寫懷不限格韻。

六月客毘陵。交高士惲遜庵。

〔文集〕惲遜庵先生文集敘云。辛亥余客毘陵。先生與爲忘年交。

秋九月訪潛夫李天植先生於平湖。

〔文集〕與周青士書云。僕前同沈進之往乍浦觀海中日出。遂因周雲球交李潛夫先生。潛夫名天植。崇禎癸酉登賢書。今年八十二矣。甲申乙酉以來。禿頂披緇衣。二十七年不見人。家奇貧。無子。又病疝氣。不能二三百步行。久坐下墜。嘗日仰臥讀書。門無三尺之僮。廚無爨婢。獨老妻在室。頽然相對。無所得食。亦已明矣。方僕往見。自槃跚執杯茗。不能具飯飯客。雲球移酒一壺四簋一盂飯來就。得竟兩三時坐。潛夫耳聾於粉版作教。使客以墨筆書所言相酬答。語僕云。身僻處海濱。無知識天下豪賢。因問比交游得幾何人。僕乃疏先後諸君子姓字版上。及自道出處。潛夫輒視予而泣。又出所著作令僕觀覽。嗟乎古書傳所稱高士以苦節爲可貞。吾黨讀書。恨不生與同時。得解推衣食爲榮幸。今親見斯人饑餓瀕死亡。無以相救恤。則亦傷已。家居常應人索書。僅有筆二枝墨寸餘。皆苦惡不堪用。檢篋中得二枝筆已磨墨一片貽之。奉銀五錢。暫具十日食。潛夫五反。僕曰。是非盜賊樹也。然後受。臨別相拜灑涕。潛夫尤哀曰。子還山吾終古不復見子也矣。僕出門惆悵頻頻回首望之。

門闔然後去。既念潛夫老病。死旦暮間事耳。決不得殯葬。僕隔四千里。今又無能贈。乃以屬僚圃曹先生。先生曰諾。而屬進之于雲球處。候平安。抑古人有言。椎牛而祭。不如鷄豚之逮親存。此豈獨人子情然哉。戚屬朋友皆然。謀其死不若先謀其生也。頃酒間語及曹先生暨足下。慨然作悲。敬欲聯數同志爲挨月供。使高士夫婦不轉溝壑。僕直下感激如餓得飽。明日僕之靈巖候繼公病。便往造徐昭法。匆匆刺舟未竟斯緒。伏念貧士中負古誼。不憚勞苦求請以益于人者。非足下誰屬。僕重足下。非特以能詩古文已。願足下力肩。曹先生首倡率。必多應者。費度每月米五斗。銀五錢。人占一月。周乃復始。力不贍者。或月二三人占之。俟其考終。則應一月者出銀一兩。斲木壘土。便足供殯葬。自古高人志士人之所仰。天心所愛惜。而彼方困躓饑寒。不能自聊。非必命數適然。又非才力拙不足自養。彼蓋有所不爲擇而蹈之以至是。然必欲護惜安全之者。則又天之心人情之不可解也。悲夫。潛夫先生身爲孝廉三十九年。使肯挾其才于當世。何必不富貴。肯妄求取。豈無故舊仕宦足給其欲。亦何至貧困如此老且死而不悔也。雲球與潛夫望衡而居。乍浦去平湖不三十里。士君子必知潛夫當有同斯謀者。足下幸抄此書一通托進之寄雲球。僕不及更作。潛夫古之難衣食者。然吾輩

設誠將以禮敬，亦有可受之道。

附壬子七月自記云：余訪徐昭法山中，索示近作，見此書。昭法曰：君

可也。頃沈進之來云：周雲球致予此意，李先先生堅謝之，而先生亦于今三月棄人間矣。予且痛且愧，真淺之爲丈夫也。

冬十二月返廣陵，寓張九度家。

〔文集〕

壬子

與門人賴韋書云：吾去冬于揚州買一婢身間，垂一年，抱子之信殊不有。姑聽之，知相關

切，爲道及。

〔文集〕一石山房詩敍

伯子文集敍

季子文集敍

京口二家文選敍

是歲與秀水竹垞朱彝尊先生定交于江都。

〔曝書亭集〕看竹圖記云：寧都魏叔子與予定交江都。時歲在辛亥。明年予將返秀水，錢塘戴蒼爲

畫煙雨歸耕圖。叔子適至，題其卷。於是叔子亦返金精之山，蒼爲傳寫作看竹圖。俾予作記。

十一年壬子四十九歲。春客毘陵陳椒峯家。夏六月至吳門，交高士歸元恭莊。

〔文集〕歸元恭六十敍云：吾年未三十時，聞歸震川先生有曾孫莊，抱高節，負才使氣，善罵人。及數

遊吳越，人頗名其狂。予願交之，而動輒相失。壬子夏僑吳門，元公聞之，輒過予。予方畏暑未之報。元

公則四五至不爲嫌。每至挾其文。予亦出新舊文。二人者相攻謫其不足。予歎若元公者乃可以狂。  
秋七月日錄成三卷。

〔文集〕日錄引云。余幼承父兄之教有日。長而師友誨之有日。早涉世事。讀古人嘉言懿行有日。見之聞之。聲聲然有得於心。則言之。已而錄之。是曰日錄。或以自志警。或語諸門人子弟。不諱其不文。取易通也。意所偶至。或文言之體。雖不相附。一曰裏言。二曰雜說。三曰史論。〔日錄唐景宋敍〕云。古人致道以及人。厥事爲三。言立視功德爲虛位。然最足經久。獨六經孔孟諸書能者。取制科。拙者守章句。又或綺麗以爲工。放詭以爲才。求其坊言而表行者寡矣。古人立言之義。蓋無取焉。言雖工。余每廢書而歎也。康熙壬子秋。于西城里見寧都魏叔子先生其人。粹然圭璧也。讀其文。瑩然冰雪也。交甚合。出其日錄三卷示余。余受而卒業。以淺言出妙義。以至理入人情。別是非。示從違。昭昭然白黑之在目。其引人于理義。如飲江河。隨量而滿。如行藥市。隨病而療。有功於世道人心。更有在諸儒先語錄之外者。卽以輔翼六經孔孟諸書。何愧焉。余喜而抄錄。弗敢私以獨善。乃付劄氏公。諸天下後世。仍歸其板附先生之集。〔昭代叢書〕張潮日錄雜說小引云。寧都魏叔子先生文章道義久



已推重人倫。而交遊之廣、閱歷之多、亦復超軼流輩。凡兵刑賦役之所宜、營造興革之所重、與夫人情之公私向背、境遇之難易險夷、靡不知之明而處之當。故其筆之于書者皆實事可見諸施行。非徒托之空言者可比也。既不失之迂、亦不失之泛。寧不當奉爲蓍蔡乎哉。

寄書門人賴章具道歸計。

〔文集〕寄門人賴章書云。壬子七月。禧白。前得章來扎。具悉規愛吾體。屏欲省思慮。少作文。啻養精神。爲生子計。甚善。吾于文章。竊自嗜好。而客外方屬筆墨者日衆。勢不得卻。故甚欲歸山中自息也。抑古人有言。有子爲不死。有文爲不朽。吾之絕續。自有天命。吾姑務其不朽者。名心難忘。自知出非道。不能自絕。特欲異于世之爲名。妄希古人立言萬一。然自吾得章也。不復知爲無子。吾終已無子。得章已足。章言近以杵臼居市中廢學。良爲歎息。古人云。學以治生爲急命也。然此中要自有學。幸誠動意發事。以市道自砭責。則真學也。吾在外不通干謁。客揚州吳門。幾二年。不能束裝歸。然篤行奇偉之士。交頗不乏人。他日足爲山中人道者此耳。小春和暢。當得到家。爲一一道此二年間事也。

閏七月作看竹圖記。

〔文集〕看竹圖記云。余性愛桃花與竹。所居勺庭在翠微千仞中。環庭樹桃。右岡種大竹。然僅百餘个。十九歲後每令人畫像。悉不工。最後命戴生畫看竹圖。戴生名蒼。字葭湄。西陵人。寫人婉婉如生。筆文秀絕天下矣。辛亥冬相遇於揚州。予方毀服急裝。而戴生爲予寫山居像。冠一幅布衣。方領寬博。前後修竹萬竿。清溪帶其下。曳杖躡履獨行而容與。予亦自驚爲絕似也。色微皙。然在山中時恒如是。衣領右弛見胸。尤得神解。不知戴生何自得之。予自分固陋。生平于所作詩文。于生日。于出山還山。卽不敢乞人一言。于畫像亦然。壬子秋將歸勺庭。念友不能盡交。人情物務不能盡閱。識誦杜甫在山泉水清。出山泉水濁。慨然太息。將復閉戶不出。獨知交中懷道執義古之忠孝者先進後進咸有其人。終焉離隔。不無悵悵于心。乃以圖尾紙請留筆墨。古者賦詩見志。不必自作。諸君子自三百篇下。放漢魏樂府而止。或取義比似。或意托規勉。選意寓書。又或工繪事。一作山水、水草、木、物、器、之形。亦足資教戒也。夫詞乃徵古。物取通義。言近指遠。庶幾無惡云爾。閏七月望日易堂魏禧自記。時年四十有九。

中秋譙集虎丘。

〔文集〕虎丘中秋讌集詩叙云。壬子八月余客吳門。將歸翠微峯。宗子發自廣陵。獨身持襪被來送。以十三日至。十四夜觀燈。聽度曲於虎丘。雲間張帶三。越九。許葵園扁舟來。與同郡沈賁園相遇於石上。明日夜吳六益、朱雪田、張梅巖亦自雲間至。於時天助清氣。明月揚輝。綠樹華燈。高下千火。肩摩之聲。砢若殷雷。既而人影漸稀。青天月正。越九移尊可中亭畔。觥籌既交。吟咏遂發。六益於是捲袂揮毫。俄成七言二律。杯酒未涼。觀者如堵。余乃反覆其詩。爲激楚之歌。人聲無譁。木葉欲下。賁園越九諸子相次詩成。長老云。虎丘中秋之會。往惟絕盛。比年水旱歲穀不登。困於徵稅。民瘠已甚。蓋十亡其六七矣。余恨不及見此盛時。然猶有太平遺風焉。宜諸子詩之慨當以慷也。是夕也。有官吏張讌於南樓。度曲者不至。帶三先生以被塞不出。亦有詩。會者自百里至數千里。故交新知。咸用欣慨。寧都魏禧序。

九月從常熟訪毛扆。觀汲古閣藏書。

〔文集〕汲古閣元人標點五經記云。常熟毛君扆字季輔承其家學。好搜輯古槧本。考訂討論。正世本之失。嘗悼五經爲萬世文章之祖。古聖賢道統治統所寓。而字義訛錯。章句倒置。莫由考定。於是頓

首告先聖。願得五經古本。訓正世俗。未幾得元板春秋。胡傳於書賈。丁巳已從錢君頤得元板詩集。傳。從馮君班得元板易傳義。從陸君廷保得元板書傳輯錄纂注。而禮記舊本求訪百端。終不能得。久之之震澤葉君樹蓮所。見架上有舊書。隨手抽覽。則元板禮記集說也。然止八卷。餘悉逸去。展乞以歸。且喜且恨。於是更頓首告先聖。願得禮記之闕者。後以語何君畋。畋云曾見陸君貽謨有禮記舊本亦殘缺。貽謨展外舅貽典字勅從弟也。展欣然立折柬往索之。來則適合前書。九卷以下標識皆出一手。於是五經咸具。展募工補綴裝潢。以五色紙分護五經。既成肆几以拜先聖。及告其先君晉。字子晉。號潛。自是每歲元旦。設先君遺像。則必陳五經而拜之。蓋展先君博雅好古。多藏古本書。所自校讎剗削之書。精工絕天下。天下所稱毛氏汲古閣書是也。展其季子云。壬子九月。禱從虞山訪展出藏書相示。自盥手捧五經置几上曰。展不肖不能繼先人志。獨得此籍。手報先人。若有神焉相之者。願子屬筆記之。因隨手指示毛詩經文與世本不同者三十三字。禱惟展少年窮經。志尊往聖。詔來者。卒得畢所願。而此書傳四百餘年。屢經兵燹。幸存不毀。以至於今。又獲全書標點如出一人。蓋亦天下之神物也。

冬十月寄書汪堯峯先生論文。

〔文集〕又與汪戶部書云。壬子十月日禧頓首。僕於當世文章少所推服。獨見閣下文而喜。往者冒昧奉書。欲有所商略。閣下顧不以未同之言爲罪。兩次相見。益得聞所未聞。僕於能文士。私心汲汲。惟恐其不登古之作者。蓋吾不能而當吾世有人能之。庶不使古人專美。吾亦可以漸被其益。此僕夙昔之愚也。聞者不察。謬謂僕與閣下蹈文人相傾之習。大不然矣。僕用是刻前書就正海內。試覽僕所與人往還論文書。固有推服如閣下乎。僕嘗語人。汪鈍翁得古人之簡。用能俛視一切。而碑版叙事之文。則閣下尤工。比者僕不自揣量。謬受蔡君九霞之請。爲尊忠襄公立傳。僕服膺忠襄爲王文成後一人。乃真道學真宰相也。鄙意欲詳悉鄭重。以明公儒者之用。使後世可法而見諸行事。忠襄公關係三百年之人。其傳宜使整齊流示後世。古人云不能自見其眉。惟明鏡能見之。閣下今之明鏡也。謹繕寫一通奉覽。僕生平無他長。惟能虛心以受師友之教。卽文章小技。偶經指摘。往往就板剗削。今刻集中。行墨多空。此其徵也。僕束裝屈行矣。倘得請間半日。瑣細推駁。加以刪定。則先賢之幸也。答計甫草書云。伏承下問。某公文得失。似不以禱爲狂惑。而可與言。敢言其所及見。以相



質。禱嘗好讀侯君、姜君、及某公文。韓子曰及其醇也。然後肆然。侯肆而不醇。某公醇而未肆。姜醇肆

之間。

歸琦亭集翰林院編修滿園姜先生墓表云。寧都魏叔子謂侯朝宗肆而不醇。汪荅文醇而不肆。惟先生文兼乎醇肆之間。蓋實錄也。

惜其筆性稍馴。人易近而

好意太多不能捨割。然數君子者皆今天下能文之人。故其失可指而論。某公之不肆。非不能肆。不敢肆也。夫其不敢肆何也。蓋某公奉古人法度。猶賢有司奉朝廷律令。循循縮縮守之而不敢過。今夫石所以量物。衡所以稱物。天下有日蝕、星變、山崩、水湧。衡之所不能稱。石之所不量者矣。是故春生、夏長、秋殺、冬藏者。天地之法度也。哀樂喜怒中其節。聖人之法度也。然且春夏之間草木有忽枯槁。秋冬有忽萌芽。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。笑曰。割雞焉用牛刀。遇舊館人之喪而出涕。是在過乎喜與哀者矣。夫天地之生殺。聖人之哀樂。當其元氣所鼓動。性情所發。亦間有其不能自主之時。然世不以病天地聖人。而益以見其大。文章亦然。古人法度猶工師規矩不可叛也。而興會所至感慨悲憤愉樂之激發。得意疾書浩然自快其志。此一時也。雖勸以爵祿不肯移。懼以斧鉞不肯止。又安有左氏、司馬遷、班固、韓、柳、歐陽在其意中哉。某公文得力在歐王之間。而碑誌最工。法度謹嚴。於碑誌最得宜。是以冠於諸體。然禱所尤賞者又在復仇一篇。韓柳有此作能不相襲。其文甚類西京。此禱

所以薦好而欲有以告之也。雖然此猶夫枝葉之論。蓋極其工不過文人之能事。若夫文章根本則又有說也。愚山堂詩文合綬云。士大夫之能詩古文者。數百年以來于今爲盛。予最愛吳門汪戶部、宣城施愚山之文。其他卓犖奇偉指不勝屈。今天下文多。二家獨剷除一切浮腐之言。而左規右矩與古人不失尺寸。此其所以難能也。予病廢三十餘年。不敢懷一刺一啓事于貴人。獨往好戶部文。欲有所商榷。先之以書。而世不察也。以爲相訾議。然頗尋繹是書。縱橫凌厲有求勝于人之氣。自恨生不學道。不能自克其好勝之私。以五十無間之年。蹈少年喜事之習。今將破焚其板。然而悔已不可追矣。與友人簡云。昔杜子美稱李太白詩曰。白也詩無敵。飄然思不羣。故少年作文常使才氣怒發。奇思絡繹。如入梓澤。如觀沓潮。如怒馬馳坂。健體摩空。要令橫絕一時。然後和以大雅。灑以平淡。歸於至醇。而猶有隱然不可馴之氣。不可掩抑之光。斯爲至爾。復沈甸華簡云。天下文章最苦無真氣。有真氣者或無特識。有特識者或不合古人法度。合古法者又或形跡拘牽不能變化。故天下能者甚多。求其超逸絕羣。足與古作馳騁者。便爲少有。〔日錄〕與彭躬庵論文。文之感慨痛快馳驟者。必須往而復還。往而不還則勢直氣泄。語盡味止。往而復還則生顧盼。此嗚咽頓挫所從出。

十一月自吳門治裝南歸。

〔文集〕華子三詩敍云。吳門華子三。其人重氣誼可交。予至吳相與往返。將歸翠微峯。請子三來佐筆墨。予時寓紅板橋南樓。賓客早暮至不絕。每夜斷燈火上始得從客盥漱者幾二月。率未嘗作詩酬答人。獨作詩贈子三。子三乃捧詩而泣。及行。送予舟中相與拜。子三哭不能起。贈劉毅可敍云。壬子仲冬。予在吳門治裝歸。毅可同余溯舟上。舟大風不前。自吳門達蕪湖凡二十日。

十二年癸丑五十歲。夏四月客桂山。

〔詩集〕癸丑四月住桂山。時薄暑乍消。風微日靜。遂同孔正叔先生過前溪訪友。出畫題此云。高梧密陰垂。懸泉亂流注。借問二高士。欲向何方去。茅亭轉山椒。佳樹藏深塢。日落山蒼蒼。應在前溪住。秋八月臥病山中。冬十月頭風疾發。十二月萊陽姜公如農。崑山歸君元公訃先後至。

〔文集〕哭萊陽姜公崑山歸君文云。癸丑八月病傷寒。十月驟頭風發欲死。十二月又發。枕上得姜勉中學在訃。始知尊先生死矣。既又得歸子元公凶信。

十三年甲寅五十一歲。春三月水莊擁曝軒落成。始設位遙哭萊陽姜公崑山歸君。

〔文集〕哭萊陽姜公崑山歸君文云。甲寅三月水莊擁曝軒落成。乃爲位白衣冠以哭。書曰明遺臣如農姜公位。不書官公志也。稍降書曰明處士元公歸君位。哭上香獻酒三四拜訖。以寓錢藉文而焚其文。曰。嗚呼。天不賴斯人。一老不慙遺。哀哉。公忠孝大節。山以東。大江南北。衣裳之士人人能言。公僑吳趨閉門不揖容。禧客吳越。先達高門亦不自通名紙。聞公賢。桐城方密之先生與禧篤。相別青原山。曰。子之吳門。不可不見姜公也。出寸紙書坊屋屬毋忘。禧廼先到公門。公欣然躡履接之。每過必具饌。予畏酒好甜食。必設寒餽滑糖。每酒具必招元公。三人者談竟日去。或使宿水樓。意志顛倒。歌哭雜有。故公與禧相結深。嗚呼。世之能言公者未必如禧之知公也。禧僕遯。元公不羈。胸中少世上人。公並與親密。元公嘗自刻乾坤一布衣語爲方三寸石印。印草稿上墨注其下曰。吾往年刻此。今見江西魏叔子當轉手贈矣。元公卒未贈禧印。然禧嘗過元公。翻其稿得見之。色惶惕不敢當。未嘗不自喜爲元公知也。元公善病。又使酒罵人。吳中人時時說其死。復時時見元公。吳中。禧將歸。元公持羊羹肺魚酒一尊過禧南樓。開三面窗瞻眺雲樹。曰。相見幾何。君遽去。飲不盡歡。若不勝情。

者。時元公益羸瘠。氣息不壯。予私謂僕夫曰。歸先生豈其不再見耶。及行。又出贈詩。蓋贈予詩凡三矣。而再拜請曰。先太僕刻集有成。子其跋之貽我。遂去不復見。而公聞禱歸有日。數使仲子邀宿止。先是禱言束裝行。公輒涕泣或失聲氣逆上。禱有揚州童奴曰阿邗甚忠慧。嘗從禱之公食飲。公一日引前撫其頭曰。阿邗。汝主人歸。吾亦不知何日得見汝也。又泣下。禱亦相與泣。嗚呼。禱遂果不再見公耶。癸丑九月阿邗死。禱甚傷之。爲墓記及此事。益念公。忽忽時淚下。公之別禱也。棹小舟獨送禱於泝墅關上。握手再拜。痛哭久之。他日過禱寓門。有高樓及春。長風千里之詩。公二子寄公年譜。屬作傳。并寫公懷贈諸詩文。然禱在吳時。公皆未嘗出示。今禱病困。傳公未遽成。所跋太僕集度書。至元公已死五六月。慚負生死不止。車過腹痛。迺者事變沓至。玄黃交野。公元公又皆不及見。江生曰。春草碧色。春水綠波。送君南浦。傷如之何。况死生之際大矣。嗚呼。豈不痛哉。

秋九月女靜言卒。

〔文集〕祭亡女文云。維甲寅九月日。勺庭老人謹以牲醴香楮陳於亡女靜言之靈而言曰。嗚呼。汝爲吾之猶子。產於潮陽。三歲來歸。吾與汝母實撫育汝。至於成人。十七而嫁曾氏。方吾之撫汝。吾夫



婦年三十有五無子。吾兄以汝爲吾子先兆。且冀汝之老大生子長孫以娛吾二人之老也。而汝乃竟夭。汝幼頻病耳與足。汝母甚劬勞汝。今汝死而汝母病危篤。汝死五日而不敢聞於汝母。吾自撫汝至今十六年。置婢妾人凡四五。卒未有子。而汝又夭。則信乎吾命之孤也。嗚呼。吾之無子命也。汝天亦命也。吾年衰不能傷於哀樂。達人任命。如汎虛舟。然終不能禁吾之執汝綈而痛哭也。嗚呼。哀哉。

十四年乙卯五十二歲。養病山中。

〔文集〕答周左軍書云。某天質衰羸。養疴三十年不通人禮。頃者。王生來山。尺書先臨。溫厚謙款。情文斐然。更復賜以青童。俾應門有人。不致米中婦聲。唐突賓客。拜德之厚。如何可言。

春三月入郡城與祀事。

〔文集〕借一亭賞牡丹詩敘云。乙卯暮春。予以祀事入城。溫子匡雲曰。吾欲潔新尊來子兄弟于借一之亭。而寒雨不解。亭際牡丹僅蓓蕾。子能待乎。予謝不能。溫子乃爲期二日。明日雨止。又明日晴。而牡丹花同人既集。春日載暄。高樹絳桃之英沾于衣帶。觥籌旣交。主賓暢悅。蓓蕾之中。筵而花者。

又方四五。香氣拂几帳。客醉者欲醒不能。飲者手杯而醉。

夏六月簡陳元孝論立身出處之道。

〔文集〕答陳元孝簡云。人還得手教。具悉近指。吾輩斷無優游以消白日之理。如此不出戶庭。卽何愧重繭萬里也。士君子生際今日。欲全身致用。必不能遺世獨立。然浮沈二字。最是難爲。浮者使浮。沈者使沈。獨浮沈之間。稍方則忤人。稍員則失己。古人所謂絕跡易。無行地難也。僕向有二語。居山須練得出門人情。出門須留得還山面目。及比年客游。虛名日長。實地漸消。雖所至譽我以高潔。以廉靜。而清夜捫心。慚山中猿鶴甚衆。此固勢會所使。要是學力不固。因仍苟且。陰移不覺耳。足下名高游廣。正須倍力將牢。願以折肱爲盧扁之助。至尊教立事立言。一途兩擲。此唯人所見。若志在博學宏詞。與天下文人爭勝。則非窮年覽誦。博洽古今。定不能至。若志立德立功之言。則琢磨行誼。講求經濟。皆足立文章之命。增長其氣勢。但使文足以輔吾理識而已足矣。足下天資高明。又好學問。豈當以爲難者。僕質魯于易堂中。最爲下劣。然藉兄弟朋友切磋之力。雖文章小道有所失。必力相攻治。如嚴師之訓其弟子。下至子姪門人。動色相諍。三數十年。以至于今。或有一言幾道。正坐此也。

足下北田內外其亦崇此風指乎。天地閉塞。人才寥寥。一二志士當厚自培養。以供後進挹注。若源之不濬。數流而竭。已則枯槁。乃思潤物乎。此蓋諸君子所不能辭其責者。僕下劣亦當竭驚足以追其後也。

秋八月令人謝氏疾甚。禱于果榿山寺。

〔文集〕述夢云。乙卯予將復游吳。以婦病懼其死。去翠微二里有果榿山。齋宿往卜。辭皆大凶。八月二十七日也。又六日爲九月初三。齒痛頭風大發。右臂患轉劇。夜夢戶外大海。身臥海波上。澹蕩自得。婦戶內臥遽呼曰。此何可臥。於是浪起數掄身。頃之浪大作。頃洞驚怖。因浪所掀。挺而入戶。醒。予甚惡之。又二日同和公入城就醫。及山磴忽失右足。墜磴數級。左足垂空。身偏側崖外。而右臂故痛不能用。左手四指急撮石壁小凸處。作勢向內。和公走下拽之得不墜。蓋翠微削立百十丈。路當山坼。下臨無極。予失足時兩目無光。神魂脫。若有自左臂倚之者。予嘆曰。是日以往皆餘年也。惟有省愆修德安命耳。

九月無錫鄒幼圃自贛州來翠微峰。

〔魏季子文集〕鄒幼圃來翠微峰記云。乙卯九月，鄒子特自贛州來。于是彭躬庵、丘邦士、林確齋、彭中叔皆來。中叔有姻事。人會者皆曰：客來何奇也。鄒子曰：予溯灘已。輒索舟中人指翠微一望見之。至寧都如至吾無錫。登山見諸子如履吾堂房而見家人也。鄒子至之先日。夜大月。至日天闇晦。吾叔子嘆曰：安得月光來延吾客乎。薄暮坐勺庭中。風起雲四盡。月出如白日。池水光可見須眉。鄒子大叫奇絕。確齋新病蘊火重絮從之。相與坐中夜乃罷。

十五年丙辰五十三歲。秋客富田。復避兵雲塢。

〔文集〕王竹亭文集叙云。泰和王子竹亭以能古文名於時。天下非常之士則獨稱其志識。丙辰秋，予與吾友彭躬庵相見於富田。竹亭且來。中道病作。已詣余金蓮山。又同避兵於雲塢。所言皆天下偉人大事，並恨相得晚。雲塢去郡城數十里。去孔道數里。時郡中大攻戰。炮聲徹左右耳。而予方叙竹亭之文。

欲展文信國祠墓，以阻兵未果。

〔文集〕歐陽介庵七十壽敍云。嘗念歐陽文忠、文信國之鄉必有遺民剩夫隱伏未見。而平居誦法

文忠之文最篤。行當求其子孫而交之。丙辰寓富田。五日。詢文氏子孫無聞者。又值有兵事。不獲展拜信國祠墓以爲恨。

九月禮藥地大師爪髮塔。

〔詩集〕丙辰九月避兵過亦庵禮藥地大師爪髮塔有作。呈中公兼寄令子素北云。倉皇過亦庵。砲聲徹兩耳。逡巡憶舊遊。彷彿如夢裏。綠蘚沿堂塔。接跡交兵子。信步轉迴廊。遺塔儼然在。驚視再拜興。淚落滴階祀。可惜雙眼睛。未及見斯事。高天飛羣鳥。瞻屋於誰止。惟師良有言。因風揚糗糒。我聞志氣人。蒼天莫能死。誰云松柏下。潛寐永不起。燈傳千古心。溪流萬里水。令子同高座。昔送水中沚。家食豈無安。年歲不我以。願以高秋風。殷勤寄行奇。

十六年丁巳五十四歲。春三月居廬陵山中。

〔文集〕寄兄弟書云。別兄歲又八月。弟亦十月不相見。此間竝八九月不得家信。未曉兄弟行止及家中人安善。念兄嶺外兀兀。世倣歸過期不至。恐屬有何事。夜來率不天明醒。日晚望山門闔乃罷。久又自解臂。客中一身都應萬慮不問也。出門無一事可說。日轉窮山中辟兵。所住僧屋先後十



有一處。然出門時非意能有事。三年中江閩蠱起。百姓流離死轉殆百萬不盡數。吾高居翠微峰。目不見奔竄事。何況困苦。勺庭風日清佳。花竹池臺。左右映帶。讀書遊臥。兼妻妾奴婢之奉。真天上人樂。又兄弟並方嶮崎。禱獨食飲被服。緩帶躡履。恐薄祐無足享受。故力疾觸暑。經營他出。聊觀時故。亦稍自勞苦。希同患之情以消清福折災凶耳。初出家門。路頗難。絕筇輿處。曾接日行九十里。趾腫脛骨跛。是平生未慣也。乃復轉徙。頗有主人。今住庵老壯僧兩個。多空屋潔敝。門外左右山翼抱。微似勺庭。直五六百步。翠屏橫立。杉松大萬。積翠色。日日出雲。有王生從學古文甚勤。日相問難。說奇賞處。惜兒輩不在。數年來此三月。讀書爲多。亦健作文。庵在萬山中。五里先後無人家。鷄鳴狗吠之聲不至。王生時家去。兩僧日黑上牀。吾傭奴燈上放頭便睡。禱嘗夜獨坐至四五十刻。一燈晃晃。萬籟寂寥。高誦秦漢人文字。邃谷流泉若相響答。時亦有虎叫鹿啼。曹子桓言。年壽有時盡。榮樂止乎其身。二者必至之常期。未若文章之無窮。禱性好文。又傷年紀摧頽。功名不立于天下。後顧孑然。終不有子孫。行踐東阿所歎。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者。轉思自效。不爲倦厭。吾兄弟並以文章知名。弟家牽外事。卽席不煖。兄好閒多繙羣碎書。禱謂宜以時進業也。人一日不學問。則磨滅胸間宿意。文

不新鮮。此非必摺拾事故。翦辭綴調。用所日新得。但多讀古人書。便自沈浸變換。發生不窮。如春日花葉。本著故樹。入人眼目。輒增鮮妍。然禧亦自矢。假我六年。及七十四甲子。便當絕筆。不復作文。優游歌嘯。翠微之上。以待盡耳。此番歸後。亦絕不出遠。吾兄弟年迫五十六十。詩曰。相彼雨雪。先集維霰。死喪無日。無幾相見。禧須白齒豁。霰亦已甚。攬鏡自照。殊懷悽愴。近爲蕭小翮。敍五十云。孟昉小翮兄弟二人。孟交游滿天下。使天下賢聖豪傑。更萬輩。欲于其中擇一人焉。增之爲三。則萬萬不可得。在吾兄弟。豈復有四。此往非大不已。終當年歲。連首接膝。以怡餘年。子瞻獄中寄子由詩曰。與君今世爲兄弟。再結來生未了因。來生事有無不可知。且勿草草放過今世也。禧山居鬱陶。輒思一暢生平。出門觀覽。壯心頓消。故一意讀書。且負石田耕耘吳會。稍足資生理。便爲杜門計。彼中在事人。頗因緣文字。遙相慇懃。特其風氣托地泰大。吾三十年無所屈于世。安能攝衣冠。自執名紙見人乎。寧坐困窮山。爲侈泰也。在外舊病幸不作。傲行後頭齒。作二三日尋愈。右臂患處時作痛。或因過抄書。比來雖多白須。晨醒展席上。性如強蟲。好自摸撿。髀尻間頗餘肉。不似他日削起。面色較恬哲。晝夜看書足自給。或者六十當不無也。兒輩少壯正好學問。東阿云。禽視鳥息。終於白首。此徒圈牢之

養物。吾既名士。猶名爲工。爲農。農不來耜。工不利作器用。失其業矣。前還書相誠。謂渠輩恒進銳退速。作止不常。要士於學。須如餐飯。日有常數。假說因病絕粒。病止須次進食。未有因病廢食。則豈可因事廢學。况面牆倚壁。旋復過日。儕輩談譚。了了昏旦。甚不可也。寓山竹筍大生。甚思家。乃今更謀放缸如織。拽腳下翠微。東西所之。歸早晚皆難逆說。念之惘惘。兄弟順時自愛。毋以客人爲念。丁巳暮春日。廬陵山中禱白。並示兒輩及勾庭門人。

秋七月至揚州。冬十月自廣陵之吳門。是月十四日。先生兄伯子先生死于韓大任之難。

〔文集〕先伯兄墓誌銘云。丁巳四月。吉安韓大任潰圍走。凡兩竄寧都之上鄉。兵寇十萬。還至。蹂躪甚。邑饋餉不支。當事議招撫久未就。而大任自言非魏伯子。吾不信也。當事以屬伯。伯既痛桑梓之禍。無有窮期。又所聞大任頗爲當世豪。亦欲有以全之。遂慨然行。八月甫至江西。兵遽從東路逼大任營。大任遂疑伯賣己。辭不見。又有奸人欲牽率大任降。聞軍以自成功名者。遂日夜構於大任。大任既敗。十月十四日拔營走降。聞伯遂遇害。年五十有八。時驕方客維揚。

十一月初五。兄子世傑殉之。

〔文集〕兄子世傑墓誌銘云。歲丁巳十月十四日。伯兄既爲韓大任所害。時予客廣陵。世傑從季父夜奔上鄉。奉遺體以歸。殮於翠微山麓。其初訛言不一。及細驗私處皆合。世傑於是長號踊而呼曰。天乎天乎。拔佩刀自剄。人強持之者再。遂握拳搗其胸。死血入少腹。腹痛僂不能立。呼號二十日死。蓋十一月初五日也。距其生年三十三。先是三年嫂以病終。翠微山。自初喪至虞。世傑直立處。淚滴地下皆成泥。至是又以死殉父。世稱爲孝子。不誣云。

十二月客無錫。始得伯子先生凶信。遽南歸。

〔文集〕南北史合注敘 樹德堂詩叙 耕廬文稿叙 哭吳秉季文

十七年戊午五十五歲。春到山中。

〔文集〕哭吳秉季文云。明年春到山。乃知兄子世傑以父死非命。哀逾節。距二十日而死。又三孤孫幼穉。乃留身教之。哀痛之餘。精神沮喪。心貿亂。不復意人世事。

二月初五日爲文哭伯子先生。暨兄子世傑。

〔文集〕祭伯兄文云。維戊午二月朔有五日。叔弟禱。叩首椎膺痛哭。陳哀於吾伯兄之靈曰。嗚呼。哀

哉。痛哉。天不可信。吾兄遽如是以死也。吾兄弟三人如一身。兄卽考終命。吾與季弟如割肢體。况遭此慘。聞訃之日。幾不有生。然痛定之後。與世倣反覆推尋。猶冀有萬一之異。及抵山麓。而兩棺且儼然矣。痛哉。痛哉。吾邑百年以來。未聞有此慘禍。天道謂何。吾祖父謂何。吾何能禁肝腸之碎裂。血淚之枯也。兄客于劉帥。力全潮州一城。數百萬性命。及客范中丞于浙。佐賑饑。蠲荒諸大事。全活亦數百萬。吾嘗私語世傑。吾兄之後必昌。汝當修德力學。以承天眷。何意吾兄橫遭凶禍。世傑復就死亡。二旬之間。父子併命。哀哉。痛哉。天真不可信矣。吾祖父之彊善行仁。真不可恃矣。方和公遣魏引訃揚州。追及吾子無錫。當食引至。吾與世倣乍見驚愕。疑吾婦痼疾三十年必今死也。問之。乃得兄信。再問而得所以死狀。魂魄飛散。心肝碎裂。搶地呼天。如夢如死。及吾歸而丘氏姊告我曰。兄之行也。姊力陳其不可。謂兄非懷私利圖富貴。何苦而自蹈不測之地。兄曰。兩兵相交。死者千萬。且吾鄉蹂躪已久。秋深冬至。民無衣被。何以爲生。吾何憚此一行爲。卽此一念。應無死法。哀哉。痛哉。蒼蒼者天。夫何使我至於此也。吾兄弟三人如一身。吾年又與兄差近。相親狎之日。視和公尤久。往同學淇園。兄嘗好遊戲。吾直言相諍。兄悉容受。至語同學生曰。此事勿令吾弟知之。又嘗攜手周行城堞間。兄



慨然曰。使汝或爲賊所執。欲見害者。當請殺我以活汝。汝於世爲有用人也。後兄客劉帥。寄我詩曰。豈徒至性爲兄弟。竟自神交托友生。吾他時每一念及輒爲心痛。豈知兄今見殺于賊。吾遠在三千里外。無由身請代死。又不得一見容顏。手奉肢體。口吮頸血。僅得撫棺搥膺而痛哭也。嗚呼。吾年衰力弱。吾家祖父兄未有及六十者。吾今已五十有五。自分不能有爲于世。含冤負仇。隱忍終生。騰怨蒼天。結恨黃壤。哀哉。痛哉。吾之爲弟。真負兄矣。真不欲生息于人世矣。真死有餘恨矣。吾前年避兵秦和山中。寄兄弟書。欲自吳越返。後杜門不出。吾三人促膝相守以終餘年。曾引東坡獄中與君今世爲兄弟。再結來生未了因之詩。豈謂遂成凶讖。舊年四月。聞兄從廣州出。吾溯贛省兄。兄見我來。鼓掌大笑。拍肩執手。自面及背。周身撫摩。若慈母之護愛子。連床四夜而後南行。哀哉。痛哉。豈謂遽成永別耶。禱到揚州。刻集成者。前後已千二百葉。兄往酷愛吾文。今哀痛慘切。不復能爲文章以娛兄。跪奉卮酒。并陳新集于靈几之前。嗚呼。吾兄。禱集在此。其能一讀一批論之一刪改之耶。嗚呼。哀哉。嗚呼。痛哉。祭兄子世傑文云。維戊午二月朔有五日。勾庭叔父禱。謹以卮酒。酌於諸子世傑之靈曰。嗚呼。痛哉。吾爲文以哭汝父。卽爲文以哭汝。能不痛心而腸斷耶。汝于諸子中長而才。吾兄弟

且老。方倚望汝提絜諸弟。不墮吾祖父之教。而今遽死。又死于吾兄凶變二十日之內。汝雖庸愚。不勝其哀。況其才耶。四叔遺魏引來報吾兄之變。來書皆云汝哭父痛。含殮時抽佩刀自刎者再。爲人所持。今疾危將不起。吾昏裂中不及細思。但稽首呼天。願以我命延汝。蓋我年迫衰莫。處世不長。又無婚嫁之累。何如留汝壯年。率諸弟持門戶。少慰吾兄于地下乎。痛定之後。展轉思忖。吾嫂初喪。汝每哭則淚滴地下。直坐立處。土皆成泥。毀瘠之狀。吾兄深以爲憂。今汝于父更當何如。危疾之言。其聊以試我耶。自念歸途遙遠。水陸三千里。不易得至。故且抑情自欺。不敢細詰來者。夢夢昏昏。遂逾一月。及抵甘竹。族人脫口相告。而吾始痛哭汝矣。抵山下。而吾兄與汝兩棺儼然。然則汝之死。其信矣。痛哉。痛哉。天旣加吾兄以凶禍。又復夭折於汝。天乎。天乎。吾祖父何罪。汝父子何辜。而一旦併命也。吾沿途以來。願以身賒汝死。豈知聞兄訃時。汝死已四十二日耶。嗚呼。國不幸。然後有忠臣。家不幸。然後有孝子。汝學行初立。今又以死孝成名。追隨吾兄爲神爲靈。汝當不以死爲恨。其如吾叔季何。汝之少妻稚子何。如吾祖父何。吾展轉思忖。其真以汝之孝爲恨也。吾年五十有五。相見吾兄與汝者。知不幾時。獨吾兄弟三人山居之日。形影不離。春秋佳晨。講論談笑。窮日夜不休。汝每出入隨

侍。又日同諸生就列請業。悲夫。悲夫。春日明和，勺庭之桃花矣。池柳颺矣。春草萋萋而生矣。諸生班列旅進旅退矣。獨不見汝。吾時時如睹汝形。如聞汝聲。而汝果何在也。吾無子汝與。儼事我如父。汝尤周篤。又每能執義以匡我。汝幼常同汝孀寢處甚愛汝。汝亦事之如母。汝孀長病。我好游。恃汝以晨昏。而今亦無望矣。孀哭汝至今未已也。聞汝病彌留諄諄以不見我爲恨。哀哉。吾真不見汝也矣。汝詩文吾已爲刻竟。今用陳汝靈几。嗚呼。有文不朽。有子不死。獨吾之恨終吾生而未有窮也。嗚呼。痛哉。

被薦應博學宏辭科試。以病辭。

〔紀略〕戊午用嚴公沆侍余公國柱給事中李公宗孔給事中薦舉博學宏辭。累徵以病辭未就。〔鶴徵

前錄〕康熙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內閣奉上諭。自古一代之興。必有博學鴻儒。振起文運。闡發經史。潤色詞章。以備顧問著作之選。朕萬幾時暇。遊心文翰。思得博洽之士。用資典學。我朝定鼎以來。崇儒重道。培養人材。四海之廣。豈無奇才碩彥。學問淵通。文藻瑰麗。可以追蹤前哲者。凡有學行兼優。文詞卓越之人。無論已仕未仕。著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。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。朕將親

試錄用。其餘內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見。在內開送吏部。在外開報督撫代爲題薦。務令虛公延訪。期得真才。以副朕求賢右文之至意。爾部卽通行傳諭遵行。特諭。欽此。〔東華錄〕康熙十七年秋七月庚申吏部題。各省題薦人員原令其作速起程。今陝西李容、王宏撰、江南汪琬、張九徵、周慶曾、彭桂、潘耒、嵇宗孟、張新標、吳元龍、蔡方炳、直隸杜越、范必英、浙江應鵠謙、山西范鄴鼎、江西魏禧、並以疾辭。陝西李因篤以母老辭。相應咨催赴京。得旨。李因篤等旣經諸臣以學問淵通、文藻瑰麗薦舉。該督撫作速起送來京。以副朕求賢至意。

夏五月新城孔正叔先生訃至。秋七月易堂林確齋先生病卒。

〔文集〕朱中尉傳云。中尉晚又好禪。嘗素食持經呪。尤嚴殺生戒。見者以爲老農老僧。不復識爲誰何之人。戊午七月復病嘔血死。年六十一。蓋中尉以戊午生戊午死云。死之日士望阻於楚。唯魏禧、彭任親舉屍入棺含殮焉。先是中尉嘗謂士望、禧、禧之弟禮曰。吾衰病無所用於世。君輩好爲之。中尉來寧都時年二十有八。予與季禮方壯。並願爲中尉死也。中尉更姓林字確齋。所製茶高妙。遠近名曰林茶。工二王草法。詩於杜爲別出。人咸推服之。然求書者中尉率書古人詩也。

八月新城涂宜振計至。爲文以哭之。

〔文集〕哭涂宜振文云。吾不幸而又哭吾宜振也。歲正月吾自京口奔還。哭吾兄吾兄子于山下。孔正叔先生今年八十聞健飯頗不如昔。欲來新城一望見之。病不得行。五月門人興鵬計至。時吾病新愈。一哭而復。有間而確齋以疾病告。未幾死矣。吾哭之不盡哀。蓋自吾兄與吾兄子之死。吾視吾身若旦暮之人者。而神竭淚枯。耗于凡可哀之事。其哀情已微。然自是心鬱鬱。確齋死七月。中秋之夕。予頭風大作。轉床席方三日夜。而兄之訃又至也。予拊膺椎枕席。竟不能一哭。方擬稍瘥。力疾來新城哭孔先生與兄。而病以日增。嗚呼。今年八閱月耳。吾哭吾兄。吾兄子。又爲文追哭吳秉季。吳稽田。任仲望。又哭孔先生。哭林確齋。而今又率吾黨以哭吾宜振。嗚呼。賢人凋喪。同志寂寥。吾以五十有五鬚白齒落之病夫。而憂傷橫來。其能久視於人世耶。七月之杪。確齋喪發引而葬。吾門人任安世自新城歸。追及喪車于山下。哭盡哀。旣拭淚而謂予曰。宜振先生方疽脚。瘍醫弗效也。謂先生且來。胸中欲相語甚多。孰意兄遂死。吾不知兄欲語我者何語。而遂不及待耶。自吾兄諸人之死。惟確齋吾視疾三日夜。手親含殮。舉屍扶頭以入棺。其餘則皆不及訣。而兄之望予來訣者。日日以幾。吾



知兄之死而不瞑也。兄長予七歲、無子、與予同。而先死。嗚呼。吾哭人日以多。他日人之哭我者日以少也。吾雖欲弗哭、惡得而弗哭耶。嗚呼。哀哉。

九月如新城哭孔正叔先生墓。

〔文集〕祭孔正叔先生文云。戊午四月二十有四日、新城高士孔正叔先生以八十壽終于桂山。踰月子興鵬訃至。解捧書痛哭。以病盛暑不得往。易堂先後輩咸相悼歎。九月禋行。易堂諸子各致生芻之奠。附書弔興鵬。而禱爲文以哭先生曰。嗚呼先生。棲隱桂山。爲真高士。古之衣冠。三十五年。希到城市。嗚呼先生。著書百卷。爲真學者。精思大易。以及外家。無弗陶冶。嗚呼先生。好問善下。爲真虛心。學七十年。舍而從我。無有沈吟。嗚呼先生。結撰至誠。爲真朋友。無有外內。無有遠邇。無有生死。嗚呼先生。嗟予小子。齒我父行。降而執謙。我乃踰階。事以爲兄。嗟予小子。日省厥躬。行薄學疎。嗚呼先生。夫焉不學。而蟻馬呼。嗟予小子。天厭其德。逾艾不嗣。嗚呼先生。旣稀旣耄。欲延其子。而誓于天。而購于神。以訴帝庭。溘然長逝。丹心不泯。而曰再生。我則子之。則彼爲父。以報我成。小子執書。誦詩二章。泣下如雨。易堂之士。咸來請讀。靡不心腐。嗚呼先生。何必不壽。胡爲奄忽。嗟予小子。不及視含。不

及執紼。素車白馬。號哭者誰。我乃逡巡。越今五月。乃臨于墓。乃酹于庭。嗚呼先生。忠孝之氣。上爲日星。嗟予小子。拜伏于下。來享來憑。

冬十一月辭徵。輿疾章門。

〔清史列傳〕魏禧傳云。康熙十七年。詔舉博學鴻儒。禧以疾辭。有司催就道。不得已。舁疾至南昌。就醫。巡撫昇驗之。禧蒙被臥。稱疾篤。乃放歸。

十二月放歸山中。

〔文集〕汪秋浦詩引云。歎汪子秋浦好爲詩。詩凡二百餘首。蓋得于清氣者多焉。予臥疾章門。每令門人唱歎之。如泛木蘭于百尺之溪。林花離落。亭舍映帶左右。自此疏爲百川。匯爲瀟湖。瀾漫爲江海。則皆其所必至也。予得放還山。已輿疾上船。秋浦索數言于冊。爲倚枕口授。秋浦自書之。〔詩集〕戊午十二月口占答楊友石詩云。天寒作客殊草草。水雪堂中寒正好。自笑虛名累此身。無端風雪章門道。

十八年己未五十六歲。夏五月居山中。復書施愚山先生論文。

〔愚山全集〕人寄魏叔書云。僕聞之君子。尙友古人。讀其善。不見其人。可也。然讀其書。尙恨不見其  
備官湖西。講學白鷺書院。窮巖浚谷之士。跡絕關閭。衣冠如黃綺者。皆惠然來集。易堂諸君子。以隔  
郡抗迹。金精山不得致。頃年先生累客吳越。維揚間。賣文爲活。僕又臥病山中。無緣相見。向從程  
穆倩。遞中得所惠文集。知有意。向僕。竊聞當世之論文者。多舉汪戶部。鮑庵。魏叔子。凝叔。爲二家。於  
戶部。既習游。而上下其議論矣。念不可獨失。魏叔子。今天下文學之流。皆被徵召。集闕下。先生喪然  
啓事。迫再命。臥不肯起。則是相見終未可期也。私心快快。以爲恨。故敢因便風。寓書左右。古之收人  
者。先器識。而後文章。其爲文也。先根柢。而後枝葉。非無枝葉也。根柢既立。枝葉萬千。重花累萼。奪繪  
彩。而煥雲霞。皆是物也。言之不文。行之不遠。孔子蓋亦屬意於文者。近世詞人。比戶駢肩。權輿於八  
股。優孟於八家。求其庶幾於道者。頗少。七言律。古人所難。今下筆四首。十首。五排。動至百韻。又填詞  
累寸。才情驅竭。前無古人。有道者。私憂之。夫若楚之華。隨風輒隕。澤漚之盈。移時立盡。其原本然也。  
若夫平原淺水。獨樹疎花。望之立盡。擷之無餘。又非文之華。隨風輒隕。澤漚之盈。移時立盡。其原本然也。  
失。遽以爲冠。一代而抗。歐曾。竊未敢深信。以其清真自放。而波瀾不闕。光焰不長也。先生之文。原本  
經傳。動關風教。其間層折頓挫。有古法。讀之。改觀易聽。庶幾懷文抱質。有彬彬不長也。又聞先生之行。已  
介以嚴。與人而行。有恆。砥礪踐穴之行。而樂交士大夫。凡文人。相輕相軋。驕吝之氣。皆不見。諸詞色。殆  
古之文人。近道者。嘉言懿行。集爲一書。目曰。文人盛德。寡集垂竟。蓋有慨乎其言之也。僕先世皆篤  
學力行。從郡大夫。盱江之遺澤。肆力於聖人之道。僕少孤。無恆產。稍長。用帖括。教授之。生徒。多識寡聞。  
輒以詩文見稱。人苦不知。恥。一涉宦游。便多嗜。詩。二十年來。未嘗一付剞劂。諸公流傳。並有窺測。寒暑  
游更。終未深造。垂老。不寐。嘗中夜。飲泣。性癖嗜。詩。二十年來。未嘗一付剞劂。諸公流傳。並有窺測。寒暑  
近始。合編爲集。約近四十卷。尙須檢括。今視所注三冊。可得其梗概也。文二百餘篇。多率率。昌黎所  
謂。俗下文字。適偶鈔一帙。中有李忠襄。袁江督。二傳。據其家傳。成文。並貴鄉先進。倘有抵牾。煩爲是  
正。立言。不朽。盛事。僕何敢觀。但半生精血。所在。積習難忘。頃在會城。金使君。肯解。俸錢。全集。敦家  
其。切。不知。有一二。言之。幾於道否。丁敬。禮。誰定。吾文之。歎。陳思王。喜人。譏。彈之。語。味之。嗟。賞。如在。把

臂。近日直道寥寥。士大夫不折節受聘。錯人莫肯傾寫爲一言者。故言行日蹙。陋而交道日衰。僕竊病之。古人有云。白頭如新。傾蓋如故。人之相知。千里神交。未必親厚。於銜杯接膝也。比聞有同氣之歎。且晚或未得出。敝門人姜學在營。獲私於先生。稱行誼甚悉。吳門距宣城一航可達。詩文之友有矣。雨若梅耦。長諸子可往還。扁舟枉過。有敬亭疊峰可爲主人。僕老矣。苦被敦迫。入待詔。昏耗迂鈍。明年當知楊朴處士一誦詩。卽見放矣。新令君王如老敝鄉同年老友也。作吏廉平。又傾嚮良至。當一切咨訪。仁人爲桑梓計。可傾心悉告之。所謂上下相與有成也。一緘伴緘。竊附於古人縞紵之義。幸勿遐心。呵凍信筆。〔文集〕答施愚山侍讀書云。己未五月朔日。禧伏枕山中。得奉戊午長至手書。暨大刻數帙。鼓舞慚愧。何如何如。執事論人必先器識。文必先根柢。此古人所以可傳者。舉世好文之士不察也。執事書中論議。往往先得我心。而立身爲文本末具見於此。執事爲人廉靜仁厚。徵于服官家食之日。禧又得讀執事文簡潔而雅醇。意思深長。與古法會。望而知爲有道者之言。比云今之名家清真自放。而波瀾不闊。光焰不長。則固見垣之視矣。夫才士稍涉蘇韓。未有不能是者。顧強出議論。以爲波瀾。掇拾文藻。以爲光燄。且夫大海之濶。無風自生。火之炎上。虛明而無物。蓋水足于精。則波瀾不窮。火足于神。故光燭物。有不知其然而然者。然不可強而有者。則未始不可學而至。愚嘗以謂爲文之道。欲卓然自立於天下。在于積理而鍊識。積理之說。見禧叙宗子發文。所謂鍊識者。博學於文而知理之要。鍊於物務識時之所宜。理得其要。則言而不煩。而躬行可踐。識時宜則不

爲高論。見諸行事而有功。是故好奇異以爲文。非真奇也。至平至實之中。狂生小儒皆有所不能道。是則天下之至奇也。故鍊識如鍊金。金百鍊則雜氣盡而精光發。善爲文者有所不必命之題。有不屑言之理。辟猶治水者。沮洳去則波流大。熬火者。穢雜除而光明盛也。是故至醇而不流于弱。至清而不流于薄也。宗子發文集叙云。文章之能事在於積理。今夫文章。六經四書而下。周秦諸子兩漢百家之書。於體無所不備。後之作者。不之此則之彼。而唐宋八家則又取其書之精者。參和雜糅。鎔鑄古人以自成其勢。必不可以更加。故自諸大家後。數百年間。未有一人獨創格調。出古人之外者。然文章格調有盡。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窮。識不高於庸衆。事理不足關係天下國家之故。則雖有奇文。與左史韓歐陽竝立無二。亦可無作。古人具在。而吾徒似之。不過古人之再見。顧必多其篇牘。以勞苦後世耳目。何爲也。且夫理固非取辦臨文之頃。窮思力索以求其必得。鍾太傅學書法曰。每見萬彙。皆畫象之。韓退之稱張旭書變動猶鬼神。不可端倪。天地事物之變。可喜可愕。一寓於書。人生平耳目所見聞。身所經歷。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。雖市僧、優、倡、大猾、逆賊之情狀。竈婢、丐夫、米鹽凌雜鄙褻之故。必皆深思而謹識之。醞釀蓄積沈浸而不輕發。及其有故。臨文則大小淺深各以類。



觸。沛乎若決陂池之不可禦。辟之富人積財。金玉布帛竹頭木屑糞土之屬無不豫貯。初不必有所用之。而當其必需。則糞土之用有時與金玉同功。吾蓋嘗見及於是。恨力薄不能造其藩籬。自易堂諸子外。不敢輕語人。答曾君有書云。禧竊以謂明理而適于用者。古今文章所由作之本。然言之不文。行之不遠。是以有文。而天下之理與事有不可以盡言者。是以有含蓄之指。有難于直言者。是以有參差斷續變化之法。則皆其後起者也。答蔡生書云。文章之本。必先正性情治行誼。使吾之身不背於忠孝信義。則發之言者必篤實而可傳。博觀史傳以極古今人情事物之變。讀古人書卓然成一家言者。以辨文章之體。或綜其要會自立機軸。不必求合古人。文章之變於今已盡。無能離古人而自創一格者。獨識力卓越庶足與古人相增益。是故言不關於世道。識不越於庸衆。則雖有奇文可以無作。識定則求其暢。所謂了然於手口也。暢則求其健。不簡不鍊。則氣膚格弱不足以經遠。三者既立。而欲進求古人之精微。窮其變化。則學至而後知之。惲遜庵先生文集叙云。惟文章以明理適事。無當於理與事。則無所用文。故曰。文者載道之器。言事莫尙漢。言理莫尙宋。核事者每謬於理。宗理者迂闊不切事。其實相乖離。其文亦終無有能合者。然有其志無其學。有其學無其識。

有其識無其事。則又皆弗極于工。有志而無學。猶耕者之冀總耜而不苗畲也。是謂虛而不實。有學而無識。猶作室者因垣墉而不牖戶也。是謂塞而不通。有識而無事。猶浮海者之望三神山不至而返也。是謂似而不真。虛而不實者其文疏。不足以徵事。塞而不通者其文密。不足以達意。似而不真者其文疑。不足以適用。天下之文得其一失其一。故其爲合也甚難。非不知也。才短而學薄。不足於識。不鍊於事。志之而弗能故也。八大家文鈔選叙云。吾又嘗謂文章之根柢在于學道而積理。守道不篤。見理不明。而好議論以刺譏于人。翻古人之成說。則雖極文章之工。取適于己而有誤于人。君子蓋有所不取。賴古堂集叙云。士之能以詩文名天下。傳後世有三資焉。曰。記覽之博也。曰。見識之高也。曰。歷年之久也。記覽博則貫穿經史。馳騁諸子百家。無所不讀。言有本而出之不窮。見識高則不依傍昔人之成見。不汨沒世俗之說。卓然能自立。歷年老則積久而變化生。攻苦而神明出。秋九月就醫泰和。過贛州。因交商丘宋牧仲先生。

〔文集〕贈宋員外權關贛州叙云。商丘宋君牧仲。以刑曹郎權關贛州。有聲聞于寧都。己未九月。子頭風作。就醫泰和。舟阻兵於贛。君聞而就交焉。先是君甫至。寓書山中數百言。以官守不得至。且迎。

予。予病辭。及相見。甚相得也。

拜楊文正公延麟墓。

〔詩集〕拜楊文正公墓有叙云。清江楊文正公廷麟。以丙戌殉義贛州。遼東賈將軍收葬之。事詳崇禎御書記。往禱求公葬處不獲。己未九月就醫泰和過贛。得從賈公子尋公墓而拜之。因遂有詩。蓋其家人十年無至者矣。墓臨西河上。規制甚微。在楊梅渡灘兒下。楊秀亭右百步有碑。荒塚斜陽。亂草青。布衣此日拜門生。長年魄戀忠誠府。亙古神依箕尾星。兩岸蓼花紅有淚。一江秋水澹無聲。孤魂最是難聽處。盡旦枝頭徹夜鳴。

易堂丘邦士先生病卒。

〔文集〕丘維屏傳云。邦士年六十餘尙健。嘗自河東一日往還翠微山。教授弟子。手批口講。日夜不輟業。己未九月病噎。不食死。年六十六。先是淮海閻氏以椿蘭一疋將書求爲其妻銘墓。未作也。死之先日。邦士命家人取繭出。曰。以付冰叔還淮安閻氏。時予方就醫泰和未歸。邦士易堂之一。禧少蓋從邦士學古文也。廣東陳恭尹爲彭士望言。吾游羅浮經絕壁。人力所不到處。仰視有邦士二字。

橫勒丹崖。蓋不得其解云。

冬十月寓泰和。詩集成七卷。

〔詩集〕自叙云。古人之詩適己之意。而後人之詩必求適於人。然後稱適于己。詩詞日工。而意則已遠矣。余嘗論詩興屬而辭工。作之傳之不必合古人也。興屬辭不工。有其作之不必傳之。如家人父子。譙言適意。未嘗可勒之書也。意至而興會不屬。不必更作。觀山川風雲草木之變。鬱勃於中。久而意盡。猶作詩也。取古今人詩。犁然有當于吾心者。咏之歌之不足。而再三歌之。久而意盡。猶作詩也。詩不必不求工。工者自工。拙者自拙。吾之天懷與元聲固悠然而自得已。易堂魏禧書。〔詩集〕門人歐陽士杰叙云。己未孟冬。勾庭夫子信宿蜀江。與家大父談論古今。旁及詩歌。士杰侍側。親承德音。雖不知何者爲工。而心戚戚若有所動。更請先生詩集讀之。如入大海寶藏。心疑目眩。不知其所取舍。於是累日月卒業。則見其於父、母、兄、弟、篤摯而纏綿也。於閨房婉而義也。於朋友侃直而厚也。於君國之際。痛而沈深。慨然以遠也。於人情事理博而中。刻而平也。於尙論古人。卓乎其高。以精也。細至山水花木游燕之作。天真爛然。綽然其自得也。士杰不知詩。然孔子所謂興、觀、羣、怨、事父、事君、

若者皆可于是乎取之。公明宣曰：宣說之學而未能。其士杰之謂矣。爰編次授梓人。公諸同志而兼采錄諸家之評論。〔文集〕與族祖石牀簡云：所教皆高情至論。得力書卷之外。詩文一道有進步。有變境。初學當求進步。若既深造無可進處。則止有變境可言。譬如天地間雲物陰晴色色具足。但今日雨明日晴。便自變化萬態。讀尊旨已領略其際矣。以共知共見。一片真氣。自然合古爲上。所謂天地元聲。非老叔不能爲此言。他名宿于此或轉生手滑。在孟襄陽不能無疑。詩之古奧者。不專在不可解之字句。不可尋之章法。而至淡永蒼朴者。亦不必在必可解可尋處。如三百篇雅頌中離奇簡奧。未常不載元聲也。陳介夫詩叙云：余嘗論人之詩成一家言者有三。曰性情。曰境遇。曰好尚。本乎性情者。境遇不足以亂之。因于境遇。性情或山之而移。而好尚在是。則有時抑折其性情以從之。蟬蛻于境遇之外。愉戚不得而干焉。此其大較也。閔賓連遊廬山詩叙云：山水之有詩文。所以使人閉戶而游千萬里之外。意氣飛揚。精神寂寞。各得其性情所至。然文記其大略而已。詩自山川形勢磅礴奧衍。一草一木一石鳥獸魚蟲之細。名賢巨公之名跡。則皆得以命題設詠。連類至百十不止。而古今作者。自謝氏廬山諸道人外。亦罕有其絕工。聽鵬軒詩叙云：鳥鳴于春。蟲鳴于秋。鶯



發栗烈。風之聲也。及冬加厲。因時而觸。迫乎其不得已。古人之于詩亦然。而後世摹而倣之。不春而鳥。不秋而蟲。失其質矣。然倣之工者。春而聞鶯發之風。冬而百鳥和鳴。變四時之氣。造萬物之情。是亦不可以廢也。引而辟于自然。所謂因時而觸。迫乎其不得已者。則其相爲工也蓋遠。吾之論詩。無有工而不好。而貴依其質。虎豹之毛蔚然其文。狐貉之深厚。爲煖于人身而飾觀。然而皮以爲質。傳曰。皮之不存。毛將安附。失其質者。如剝敗其皮而綴虎豹之毛者也。而安所得飾。此其弊古人蓋多有之。呼天而叱鬼神。沈冤幽憂懷沙而沈水。于是乎離騷、九歌、九辯之文作焉。而屈宋以下摹而倣之者何多也。賈生悲憤不得志。其文近于情實。視諸家爲獨工。他則皆無病而呻焉者。雖工吾未嘗不厭。徐禎起詩叙云。詩以真性情爲貴。然今天下言詩者。雖三尺童子。市夫伶人。稍能執筆成章句。則莫不曰性情。吾又何以論文之詩哉。吾伯子之言曰。學陶詩者不學其人而學其詩。夫陶詩豈學其詩者所能學。予是以論詩必先求其人以實之。喜而笑。悲而哭者。人之性情也。人知哭死而哀之爲情。而不知不哀之不足以害吾情。于是遭路人之喪。閒行墟墓之側。則號跳擗踊如喪親戚。方自以爲臨喪而哀。吾之真性情有然。而不知其含辛致淚者。同譏而並笑也。故自天下好爲真性情。

之詩、而性情愈隱。詩之道或幾乎亡矣。初蓉閣詩叙云。世之爲詩者法三唐而未能。而譽人之詩則往往凌漢魏而上。動以三百篇許人。夫後世之不能爲三百篇也有故。非特才不逮古人也。物之取精多而用之少者其發必醇。取精少而用之多其發必薄。三百篇人不盡作。作不過一二。皆自言其胸中之所有。胸中所無有者弗強道也。故雖以尹吉甫之材美。其見於聲詩者兩篇而止。豈惟三百。卽漢魏諸詩人少者數篇。多則十倍之。元氣充溢噴薄。一篇一句皆載生平學問之大力。以出其獨工於後世。無足怪者。至於三唐家工戶習。自言懷應制之篇。以至酬贈、登覽、宴游、莫不有作。其能者人各以詩名集。比於今日特爲相似。故自三唐以迄今。詩又別有所以爲工者。而顧欲躋之於漢魏三百。則幾何其不誣也。唐邢若詩叙云。論者以爲漢魏三唐皆可學而至。獨三百篇則不能。予則謂漢魏三唐人庸有學之而不至。三百篇詩特患人不欲爲。欲之顧未有不能者。蓋三百篇學士大夫以至征夫思婦皆有之。不假學問而能工者意真也。人無真意而求工於詩。辟猶附塗而粉澤之、施以繪彩則幾何其能久也。天下能詩者多。而真詩絕少。爲漢魏爲三唐皆有之。所無者作者之面目耳。汪秋浦詩引云。昔人有言。詩、清物也。古人詩壯麗質朴澹逸奧衍蒼秀不同致。然莫不有

淑清之氣。與山川雲物相接。故其言嘗浮于世而不沒。今之詩亦然。予覽今人詩。未暇遽論意格所運。句字工拙之故。必先攬其氣之清濁。然後知其爲詩人也。許士重詩叙云。山靜而草木生。人靜而思慮出。詩之爲物。觸于境。感於事。而勃然發諸言。是動物也。然非有靜氣以爲之根。則囂囂然雜出。不能自成其文理。雖工于句字。侈于文。而真意消亡。無復可以言詩。長嘯閣詩敘云。昔人言劉項不讀書。今讀大風垓下之歌。豈復詩人所能作。至曹孟德短歌行。則高氣雄辭。自拔於西漢。未湖詩集敘云。詩發乎情者也。吾伯子有言曰。情者天地之膠漆。天地無情。則萬物散。萬物無情。則其類皆散。故無情者不可以作詩。然亦有有情而詩不工者。鳥之鳴于春也。情也。而其鳴有善不善。鶴鳴于皋。燕之上下其音。黃鳥之睨睨。乃有取焉爾。其他啁啾之響。不可以娛耳而快心。而況于詩。雖今人言情之作。其源流皆本於風雅騷賦。而謂可以不工而遂已乎。紀事詩鈔敘云。自詩亡而春秋作。聖人以史續詩。至杜甫詩多記載當代事。論者稱曰詩史。則又以詩補史之闕。然後世有心之士。居其位而不得行其志。與夫不得居其位者。于當世治亂成敗得失之故。風俗貞淫奢儉之源流。史所不及。紀與忌諱而不敢紀者。往往見之于詩。或直述其事。不加褒貶。或微詞寓意。以相徵。蓋不

一而足。匪獨子美唯然也。徐孝先詩敍云。士以博厚生物。而石特峭嶮峻嶒。履之者若可畏。江海汪洋透迤。灩澦之水則峻仄而悍。聖人以和平感人心。高人義士多豁刻峻隘而不平。詩尙溫厚。不平之言則於世動有所傷于身。若無所以自容。此其天性所自致。抑又時爲之也。「日錄」謂門人曰。學詩當從古詩入手。有得乃學律。從古入律。律中帶古。風格自爾貴上。從律入古。古中帶律。易人輕厭矣。嘗論古樂府以跳脫斷缺爲古。是已細求之。語雖不倫。意卻相屬。但章法妙人不覺耳。然竟有各成一段。上下意絕不相屬者。卻增減他不得。倒置他不得。此是何故。蓋意雖不屬。而其節之長短起伏。合之自成片段。不可得而亂也。語不倫而意屬者。辟如複岡斷嶺望之各成一山。察之皆有脊脈相連。意不屬而節屬者。辟如一林亂石原無脈絡。而高下疎密。天然位置。可入畫圖。

十九年庚申五十七歲。春三月就醫雙林。力疾下章門。夏四月臥病南昌。

「日錄」能知足者天不能困。能無求者天不能賤。能外形骸者天不能病。能不貪生者天不能死。能隨遇而安者天不能困。能造就人才者天不能孤。能以身任天下後世者天不能絕。庚申四月臥病南昌。感而書此。

秋七月客吳門。編次文集二集。

〔文集〕二集自叙云。予以文章認爲海內所知。然博學長才深思之士。成一家言者。搢紳布衣。不勝指數。自顧荒陋無能爲役。而就正有道與疾沒世而名不稱二者。未能釋然于懷。是以妄災梨棗。實繁篇章。今初集目錄已定。繼此所作別爲二集。予觀古人晚年文必加進。杜老夔州。東坡海外。皆別出風格。今自視二集與初集。了無進境。大約少壯學疏。又衰老多病。不能博覽窮思。鮮所新得。鄙猶自知。況海內名人鉅公乎。予費日月已五十有七年。自矢得邀天幸。逢七十四甲子之正月。六十既周。後此並屬餘年。便當焚棄筆硯。蕭閒頤適。待天年之盡。無爲勞擾歲月。自戕壽命矣。庚申七月望。易堂魏禧識於吳門。

八月自金陵反客吳門桃花塢。疾甚。

〔文集〕寄兒子世侃書云。自出門後三次大病。參藥之費計五十金。七月光福一病。僅存皮骨。攬鏡自照。陡然心驚。常沈疴時。自念家死客死。要有前定。然汝母無依。汝尙未婚娶成立。不能不動心耳。吾垂六十無子。立汝爲後。吾弟吾弟婦陰驅顯率。使汝爲吾子。然吾兄弟如一身。視諸子不大異。古



人于世父叔父並稱父子。不稱叔姪。卽今汝爲吾子與未爲子一問耳。况吾兄弟乎。吾家世忠厚。微君積德力善爲鄉里望人。吾兄弟少好口語。舌鋒銛利。頗以此賈怨謗。然未嘗敢行一害人事。欺詐人財。敗衆以成私也。汝資質略聰明能曉事。夫聰明當用于正。親師取友。進歸一路。則爲聖賢。爲豪傑。事半而功倍。若用于不正。則適足以長傲飾非。助惡歸于殺身而敗名。不然卽用于無益事。小若了了。稍長鋒穎消亡。一事無成。終歸廢物而已。吾以家貧負石田出遊。自念老矣。欲爲汝營婚娶。不以責負相遺。不能家居教汝。又去吾廬叔父遠。少督責。汝母婦人多姑息之愛。吾以此耿耿于心也。吾先代來稱素封者八世。至徵君家聲益大。吾兄弟以文學爲當路所禮。又肯出氣力爲人。故門第雖小在僻邑中。嘗若氣燄。族里婚友于汝兄弟輩多禮貌優容其失。汝勿以此爲得意。夫吾何德何能于嫗族。而嫗族乃折節包荒若此。吾懼乎有失而背督之者相倍蓰也。吾幼補諸生。長而有聞。今碌碌若此。汝輩不逮吾不知幾尋丈。敢長傲乎。孔子曰。後生可畏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。四十五十而無聞焉。斯亦不足畏也已。吾手所提抱人。今爲祖父者不知凡幾。汝童而長。壯以老。直旦暮間事。吾家五世無六十上人。他日思吾言始知之。父母愛子均然。婦人尤望其子之孝順。汝事母大小節。

宜加意。溪水泛漲不時。當慎出入。守先生約束。花源亦可督之習字也。庚申八月朔日。力疾書於吳門之桃花塢。

冬十一月十七日先生卒於儀真舟中。

〔紀略〕庚申十一月十七日。從無錫赴維揚故人約。舟至儀真一夕卒。時門人梁份從行。遠近友人咸走哭於殯所。而常熟顧祖禹景范獨先至。祖禹少先生七歲。先生與爲兄弟。交比易堂。其未能至者。則于先生昔經遊處設位而祭。海內士識與不識莫不惋惜焉。門人梁份祭文云。門人梁份捧新刻夫子詩文集陳柩前。躡踊而哭曰。份奉命校讎。有成功矣。乃夫子遽至是耶。夫子固善病。昨僕夫自真州至。暮叩門。心動。從門間問夫子安。然後啓而納之。書中亦言體大健。是以份留數日待此集之成。惡知二日內而病。病而如是哉。昔夫子居廬陵萬山中。份揭衣水行日夜百十里。就區畫大事。其後成敗不失錙黍。此惟份知之。而未嘗與人言者。意將見諸行事。使蒼生實被其澤。而夫子亦因以不朽。天乎。何當斯時而不假以年。不得行其志。則豈一人之不幸哉。

十二月二十二日訃至山中。謝氏孺人絕食。

二十年辛酉春正月初六日謝氏孺人卒。

〔紀略〕嫂謝氏聞喪，勺飲不入口，絕食十三日死。〔彭躬庵樹廬文鈔〕與門人梁份書云：庚申臘廿三日，周士傳冰叔先生于十一月十七日病卒，儀真訃至。一時天地崩裂，眼光墮地，五內無主，哭不得聲，欹身坐上，擦膺頓足，少頃一號欲絕。賴家人扶持未僵也。即日覓輿，冒雨過水莊，見長松已腸斷，入門撫靈几號慟，乃不覺踊仰呼蒼天、蒼天、刻毒、刻毒，更與和公把手哭久之。是夕宿水莊，與中叔和公聯榻，青藜遠莫致之，所謂易堂者僅此三人而已。我生不辰，四倫缺陷，賴朋友補之，乃今七十，于野之哭，無歲蔑有。每于書籍內抽一卷帙，或探繙行篋之往復細札，率多義烈賢豪之士，其人十九泉下，俯仰陳跡，時復涕洟，自顧崦嵫，都無聊賴，不意今更奪吾冰叔。叔之人非常人，吾與叔之交非常交，其晚節風塵，賣文爲活，都非本志，遷延旅食，不幸野死，復何言哉？復何言哉？叔內聞訃，晝夜號呼，勺水不入口者旬餘，矢志餓殉，戚友內外勸之，不得，望請蒞櫬歸行志，不得，和公長跪榻前，號泣反復，引大義陳說萬端，矢沒齒以母事，終不能得。延至辛酉春正月六日，餓卒內寢，餓時序述倫常，引罪己身無後，怨恫宗公，與生平孤苦疾病，夫婦知己之感，及身後殯葬成立嗣子，事無細

大。衡義惟均。條理秩然。毫髮不亂。昏憤中聲氣纒屬。語久咽斷。更瞑目閉口。頃之復理前說。竟數百十言。環而聽者無智愚貴賤咸神聳心折。感哀發痛。稱爲天人。嗚呼。冰叔爲不死矣。

三月二十九日諸子世倣門人賴韋迎櫬歸。

〔魏季子文集〕世倣三十一歲乙丑臘月示記云。辛酉吾叔子變于儀真。予聞遂得疾。正月命倣往迎櫬。賴子弦與往。附鹽課船夜泊珠磯。風大作。其齊行十二船聯鐵索鎖之。于是船相擊門幾迸碎。舟子急喧解索不得。乃斧缺舟木。縱之。船遂奔逸如烈馬汎羈紲。橫直衝舞。自午夜至天微曙。風送船入岸泥中始定。天旣明于是其十二船皆集。以十二檣出此舟。舟人謂之裝山。

合葬于邑南郊下羅坪祖墓之旁。

〔紀略〕禮聞訃。號慟病幾殆。乃遣長兒世倣、先生之門人賴韋偕行扶櫬歸。合葬于邑南郊下羅坪始祖墓旁。

〔完〕





丘邦士集

丘維屏

朱中尉集

林時孟

半廬文稿

李騰蛟

樹廬文鈔

彭士望

髻山文鈔

宋之盛

懷葛堂集

梁份

曝書亭集

朱彝尊

鮎埼亭集

全祖望

愚山全集

施閏章

湛園文集

姜宸英

汪葵峯集

汪琬

江西通志

